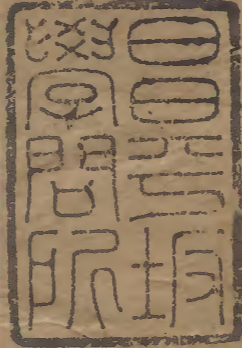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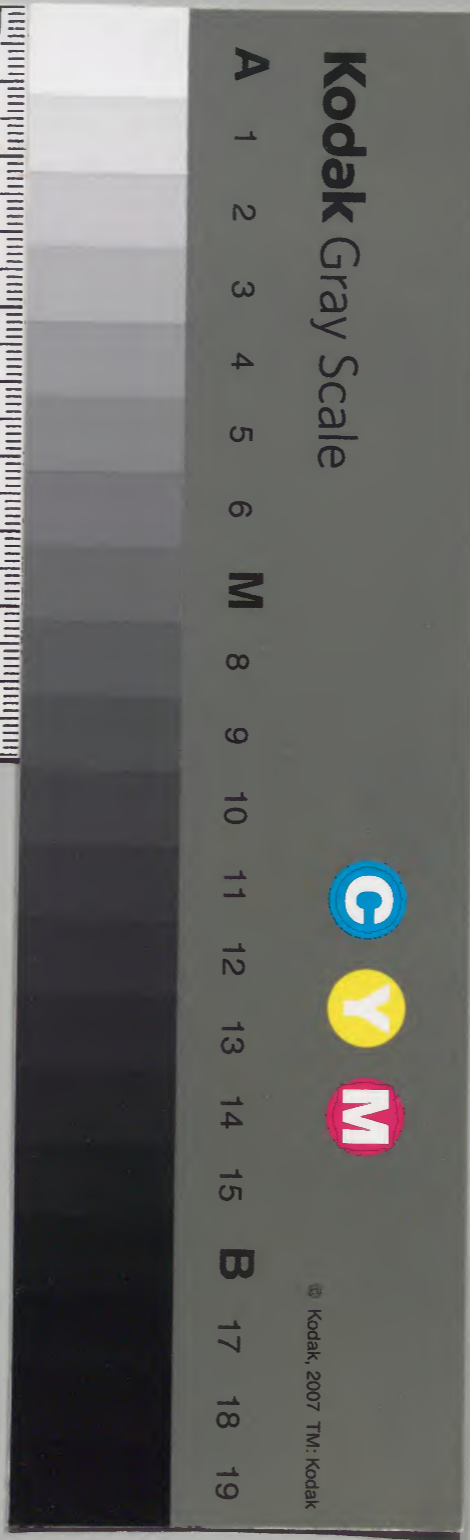
学海 二百九之十一



内	關	文	庫
漢	三〇〇六	函	五三
書	九	架	九
類	冊	號	架

内	關	文	庫
漢	三〇〇六	函	三二
書	八〇	架	一
類	冊	號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6	
冊數	80 (69)		
函號	367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八十九

帝王繼統八

漢草文庫

大編篇

元繼世章

成宗皇帝諱鐵穆耳世祖次子真金之第三子也真金立為太子早薨鐵穆耳以乙丑九月生丁亥諸王乃頰反世祖自將討平之其後合丹復叛命鐵穆耳往征之合丹敗亡癸巳六月世祖以皇太子寶授鐵穆耳總兵北邊甲午正月癸酉世祖崩時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故太子妃弘吉刺氏出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齎授之四月甲午皇孫鐵木耳即位于上都大赦時鐵

木耳自軍中來奔喪及宗室諸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玉昔帖木兒曰宮車宴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太子寶既有所歸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伯顏亦握劔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詔曰朕惟太祖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聖聖相承光熙前緒迨我先皇帝體元居正以來然後典章文物大備臨御三十五年溥海內外因不臣屬宏規遠略厚澤深仁有以衍皇元萬世無疆之祚我昭考早正儲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缺望顧惟渺質仰荷先皇帝殊眷往歲之夏親授皇太子寶付以撫軍之任今春宮車遠馭奄棄臣民乃有宗藩昆弟之賢戚畹官僚之舊謂祖訓不可以遣神器不可以曠體承先皇帝夙昔付託之意合辭推戴誠切意堅朕勉徇所請於四月十四日即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規惟慎奉行罔敢失墜更賴祖親勲戚左右忠良各盡乃誠以輔台德布告遠邇咸使聞知追尊考太子真金為裕宗皇帝母弘吉刺氏為皇太后

綱目世宗皇帝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春正月帝崩夏四月皇孫鐵穆耳即位

武宗皇帝諱海山成宗弟答刺麻八剌之長子也辛卯七月生己亥成宗以寧遠王濶濶出總兵北邊怠於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庚子八月海山與海都軍戰于闊別列之地敗之十二月軍至按台山乃蠻帶降辛丑八月朔復與海都戰大敗之甲辰十月封懷寧王乙巳六月成宗立德壽為皇太子十月成宗不豫十魯罕皇后秉政詔速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之弟與其母弘吉刺氏出居懷州十二月太

子德壽卒丁未正月癸酉成宗崩卜魯罕皇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
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
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八都馬辛伯顏及諸
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
王輔之於是阿忽台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
博士張昇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執
不可阿忽台变色曰制自天降邪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
不義爾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刺哈孫收百司符印封
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
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刺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
拔力八達于懷州使至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傅李孟曰
力八達于懷州使至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
子不嗣世祖之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
宮廷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行先遣孟趨哈刺哈孫
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刺哈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
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
黎拔力八達曰當以下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二云其
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爲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
而起衆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庚寅至衛輝二月辛亥至大都與母
弘刺氏入內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拔力八達既至遂謀
以三月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刺哈孫許之夜遣人啟愛育
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

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反詣諸王禿刺定計囊加反力贊之
乃先二日三月丙寅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
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鞠問服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
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聞出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
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王何爲出此言也彼惡
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望神器邪懷寧王
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壘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哈孫日
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
不樂旣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鑿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
不敢冒大住固辭弗許遂五月乙丑懷寧王海山至上都初海
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王勳咸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

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旣平內難其母弘吉刺妃
惑於日者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
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胤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卽位後
所行上合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以垂名萬年何可以陰
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
罪故爲是奸謀爾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
諸王按灰由中道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遲廻不進脫
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
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愍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
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爲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
至復遣阿沙不花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大弟監國與諸王羣

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與中望見之趨使同載
脫脫備述妃言海山大感悟至是至上都卽以阿沙不花爲平章政
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八達卽侍其母來會于上都廢皇后伯
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甲申懷
寧王卽位詔曰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
海內列聖相承丕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
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劫敵者屢矣方諸蕃內附邊事以寧遽聞宮車
晏駕適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於和林咸以朕爲世祖曾
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以賢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於再二
還至上都宗親大臣復請於朕間者姦臣乘隙謀爲不軌賴祖宗之
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稟命太后恭行大罰內難旣平神器不可

久虛宗祧不可乏祀合辭勸進誠意益堅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
一日卽皇帝位任太守重若涉淵水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始可
大赦天下追尊考曰順宗皇帝母弘吉刺氏爲皇太后

綱目成宗大德十一年丁未春正月帝崩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

后臨朝以安西王阿難答攝政右丞相哈剌哈孫遣使迎懷寧王
海山於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二月愛育黎拔力
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執阿難答歸於上都夏五月懷寧王
海山至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
諸王明里帖木兒遂卽位大赦

周氏曰直書曰誅所以予其討有罪也拔力八達至自懷州削
平內難或勸卽位力辭弗受權爲監國則其志亦可尚已回視

蒯徹之徒豈不大相懸絕哉故特表而出之所以深予之耳伯岳吾氏成宗之后懷寧之藩后雖有順從叛逆之謀然不過誅其同謀足矣廢而殺之不可也故書廢書殺以罪之內難既平卽位肆赦所以予其當立也

張氏曰愛育黎拔力八達可謂剛明正大人也觀其拒忽牙都之言非見得思義者能之乎其視乘時射利者遠矣况乎其傳李孟不肯專任而遽爾逃去又其慮事之深者也胡俗而有斯人可尚也已

卮言仁宗削平內難不自尊立以俟其兄出於真誠畧無矯飾異乎唐玄宗肅宗之舉矣然武宗能舍其子立仁宗爲太子至仁宗而不能立武宗之子張氏謂卽宋太宗之所爲也其負武宗多矣武宗不負仁宗仁宗誠爲負武宗雖然立子正也且以仁宗之功德傳子亦無不可者其後英宗遇弑而武宗二子相繼宅尊亦無永年者則胡運去耳於仁宗乎何尤

仁宗皇帝諱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也乙酉二月生乙巳十月居懷州丁未正月至上都討誅安西王及其黨自爲監國迎立武宗武宗卽位立爲皇太子辛亥正月庚辰武宗崩二月庚寅皇太子卽位時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卽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帝悟移仗大明殿卽皇帝位

英宗皇帝諱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癸卯二月生丙辰十二月立爲皇太子己未十二月仁宗命皇太子叅決國政又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令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游觀

西山以終天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謂
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願陛下正大位
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仁宗乃止庚申正月辛丑仁宗崩
三月庚寅太子卽皇帝位詔曰洪惟太祖皇帝膺期撫運肇開帝業
世祖皇帝神機睿略統一四海以聖繼聖追我先皇帝至仁厚德
涵濡羣生君臨萬國十年于茲以社稷之遠圖定天下之大本叶謀
宗親授于冊寶方春宮之與政遽昭考之賓天諸王貴戚元勳碩輔
咸謂朕宜體先帝傳託之重皇太后擁護之慈旣深繫于人心詎可
虛於神器合辭勸進誠意交孚乃於三月十一日卽皇帝位于大明
殿可赦天下

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裕宗孫晉王其麻刺長子也丙戌十月生
壬寅晉王薨鐵木兒嗣封晉王仍鎮北邊初成宗武宗仁宗之立咸
與翊戴之謀有盟書焉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
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
住遂脫歸癸亥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利
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幹羅思來告曰我
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又以告倒
刺沙曰汝與馬速忽知之忽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幹羅思
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癸亥英宗自上都南還駐
蹕南坡是夕鐵失等矯殺拜住遂弒英宗於是諸王按梯不花及也
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北迎九月癸巳晉王卽皇帝位於龍居河

薛禪皇帝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其麻刺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個大幹耳朵及軍馬達達國上都傳來

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
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
我繼承位次大幹耳朶裏委傳了來已委傳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
立了兩箇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
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
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麼道
迤南諸王大臣軍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
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
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晏駕其間比及
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即位
提說上頭從著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幹
耳朶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放書行

諸王買奴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則天下後困何從
而知帝深善之於是誅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於行在所命
旭邁傑紐澤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
孫籍沒家產十一月帝至大都追尊考晉王爲皇帝

綱目英宗至治二年癸亥秋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

十月及右丞相拜住諸王按梯不花等奉壘緩迎晉王也孫鐵木
兒于此邊九月晉王卽位于龍居河冬十月鐵失也先鐵木兒等
伏誅

王氏禘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送居大位而位宗惑
儉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仍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反
英宗遇弑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悉
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祖孫也於次爲長雖守藩服嘗有盟
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邪然則
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也舊傳英宗之弑晉邸與聞乎故其歿不
舉請謚升祔之典明其爲賊也然考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
謬烏可信哉

胡粹中曰昔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春秋以弑君知惡加之原其情也今鐵失與倒刺沙交結謀弑英宗而立晉王晉王未必知也因其使送赴上京未至而難作晉王之志固未白也至是而誅鐵失盡討其黨而顯寘之重戮固亦異於趙盾矣惜乎其猶不能致辟於倒刺沙也

張氏曰抑觀文宗不爲泰定立廟謚者其意以爲已爲武宗之子仁宗當遵武宗之約傳位於兄和世竦以及於已今泰定乃裕宗之孫又非英宗之子故不爲之立廟謚蓋私憾也豈以其與聞乎弑而然卽觀者考焉

少帝阿速吉八泰定帝子也甲子二月立爲皇太子戊辰二月帝如江都命簽密院事燕帖木兒居守燕帖木兒以帝由晉邸入繼與諸

王滿禿等乘帝有疾恒懷異圖且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其二子周王和世疎及懷王圖帖睦爾立之七月泰定帝崩于上都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刺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於是燕帖木兒與安西王陰結勇士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燕帖木兒率阿刺鐵木兒孛倫赤等十七人兵皆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乃手縛平章政事兀伯都刺伯顏察兒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朶朶參政王士熙參議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丘世傑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獄燕帖木兒與西安王阿刺忒納失里共守內庭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牙爲中書平章速速爲左丞王不憐吉台爲樞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調兵守

禦關要徵諸衛兵屯京師下郡縣造兵器出府庫犒軍士時有諸衛
軍無統屬者及謁選并罷退官軍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衆既受命
皆注目而立未知所謝乃指使南向拜衆驚竦毛髮凜然始知其意
在懷王也是時和世琜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遣前河
南叅政明里董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
章伯顏令簡兵以備扈從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及再徙人
莫知其處者又恐人心疑懼謀令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云懷王已
次近郊旦夕且至矣己亥明里董阿至汴梁與伯顏合謀執行省臣
皆下之獄又收肅政廉訪司萬戶府及郡縣印癸卯伯顏殺其寮平
章曲烈及右丞別鐵木兒是日明里董阿等至江陵甲辰圖帖睦爾
發江陵遣使召鎮南威順高昌諸王來會執湖廣行省出府庫左丞
馬合謀送京師以別薛代之河南行省出府庫金銀鈔錠分給官吏
將士又命有司造乘輿供張儀仗等物平章伯顏勒兵以俟叅政脫
孛臺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俱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
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是夜脫孛臺將手刃殺伯顏伯顏覺遂拔劍
殺脫孛臺而奪其所部軍器馬疋丁未燕帖木兒遣其弟撒敦守居
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燕帖木兒又令乃馬台矯爲使者北來
言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圖帖睦爾遣使以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
相遣孛羅等將兵守潼關己酉諸王滿秃阿馬刺台等十八人同謀
附燕帖木兒事覺皆誅之皇太子阿速吉八卽皇帝位于上都遣梁
王王禪右丞相塔失帖木兒分道討燕帖木兒

綱目泰定帝政和元年

戊辰

秋七月帝崩于上都八月簽樞密院事

燕帖木兒謀逆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刺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於江陵皇太子阿速吉八卽位於上都遣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帖木兒將兵分道討燕帖木兒

周氏曰晉人舍嫡立幼春秋譏之書謀逆罪悖也泰定元年書立阿速吉八爲皇太子則是神器有屬而非倉卒無繼者之比今而泰定旣崩太子當立父没子嗣禮之正耳安有舍其儲嗣而迎立懷王者乎燕帖木兒不顧大義逞其邪謀棄太子而迎懷王背國法而射厚利其罪可勝誅哉觀綱目之所書則逆順之勢昭然矣此所以爲是非之斷也

張氏曰或曰分註載燕帖木兒以帝由晉即入繼與諸王滿禿等乘帝有疾恒懷異圖以身受武宗寵擴之意歡迎其二子周

王和世琜及懷王圖帖睦爾立之觀于此則知其欲報武宗之恩故也何以大書其謀逆耶曰豫讓有言旣以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今燕帖木兒旣臣事泰定尚何異圖之懷乎臣事其君而懷異圖此所以爲逆也况乎逆事成於一月然後矯使以迎懷王其初意將欲自移元鼎乃知人心不服不得已而迎懷王耳曰周王兄也懷王弟也燕帖木兒何不迎其兄而反迎其弟耶曰周王和世琜於仁宗朝嘗造謀以正名分且欲誅讒構之人事弗獲成逃居漠北况圖帖木兒泰定初立嘗召於瓊州矣後又封爲懷王又命出居建康又徙江陵道路之近消息之通實非周王之比且千時人心洶洶燕帖木兒慮禍及已故矯召懷王以解急難耳觀其謂衆曰懷王旦夕且至其意瞭

然矣綱目書謀逆曰謀其心也夫何過哉

周氏又曰書皇太子即位于上都所以予正統而明當立也至是直書分兵討者正名定罪故耳今焉正其名義則明嗣君誅亂討逆而著燕帖木兒之有罪也權其輕重而書之以討且著其王統之歸則亦足少伸大義於天下而使三綱之理未盡泯也嗚呼微矣

卮言曰元史帝紀紀明宗文宗而不紀太子阿速吉八蓋以其無尊號而略之統紀有未明也續綱目書太子即位於和世竦書周王書稱帝 圖帖睦爾書名書襲位而統紀明矣 故以少帝紀二宗之

明宗和世竦文宗圖帖睦爾武宗之二子也已亥十一月生武宗即

位立仁宗爲皇太子命以次傳於和世竦後丞相三寶奴復勸武宗立和世竦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太弟曩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武宗崩仁宗立乙卯十一月議立太子丞相鐵木送兒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德八剌是爲英宗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和世竦於兩宮遂封爲周王遣出鎮雲南丙辰三月甲寅敕蕭拜住及陝西四川省臣各一員護送周王和世竦之雲南置周王常侍府十一月和世竦次延安其臣秃忽魯及武宗舊臣釐日教化等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讒構致然請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思罕幸章搭察兒西臺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發關

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搭察兒背約襲殺阿思罕教化和世疎乃走至金山西北集諸王察阿台等部居之十二月立英宗為皇太子仁宗崩英宗即位時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構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言脫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帖睦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癸亥英宗謂丞相拜位曰朕兄弟實相友愛曩以小人譖愆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未幾鐵失也先鐵木兒等弑英宗晉王即位改元泰定甲子春正月召圖帖睦爾于海南之瓊還至潭州復命止之居數月乃還京師十月封懷王賜黃金印乙丑正月辛丑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康以也先捏掌其衛戊辰春也捏私至上都與丞相倒刺沙等謀徙懷王于江陵七月泰定帝崩于上都時鐵木兒留守大都謀立周王和

世疎及懷王圖帖睦爾遣使迎之庚戌圖帖睦爾至汴梁伯顏護從

北行以前事詳前條壬子脫脫木兒帥其軍自上都歸圖帖睦爾即命守古

北口乙卯脫脫木兒及上都諸王失剌平章乃馬台詹事欽察戰于

宜興斬欽察于陣禽乃馬台送京師殺之失剌敗走丙辰燕帖木兒

奉法駕郊迎圖帖睦爾丁巳入京師居大內以明生董阿濶濶台速

速並為中書平章政事曹立為右丞相伯顏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

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九月庚辰朔燕帖木兒

至居庸關遣撒敦以兵襲上都兵于榆林敗之追至懷來而還隆鎮

衛指揮幹都蠻以兵襲上都諸王滅里鐵木兒脫木赤干陀臺執

之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平章禿蒲迭兒自遼東以兵入遷八

刺馬等以所部入管州殺掠吏民上都兵器十萬事遣使路拘

括民間馬匹圖帖睦爾既至丁卯燕帖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位
號不足以係天下之心圖帖睦爾以兄周王和世球在漠北欲虛位
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
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蟠告中外戊辰大都募勇士從軍遣
使分行河間保定真定及河南等路括民馬徵鄆陵縣河西軍趨闕
命襄陽鄧州萬戶以兵守武關已巳以也速合知院事行視大行諸
關以摺疊等分給守關軍士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引兵入崞州庚午
大都命有司和市粟豆分給居庸等關軍馬遣軍民守歸峽諸隘辛
未懷王常服謁太廟殺兀伯都剌流朶朶王士熙伯顏察兒歡等于
遠州並籍其家壬申圖帖睦爾立于大都受諸王百官朝賀詔曰洪
惟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

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
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
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帖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
位使英宗不幸羅於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隆臨御之事豈
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
兀伯都刺等專權自用踈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
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
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於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
再三宗戚將相百僚耆老以爲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
周王遼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
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卽皇帝位於

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為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墮大業是以勉徇輿情尚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予輯寧億兆以成治功咨爾多方體予至意乙亥王禪等兵次榆林燕帖木兒將兵拒之遣撒敦先馳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王禪兵稍却時圖帖睦爾復令燕帖木兒禦遼東兵次薊州王禪等兵遂破居庸關燕帖木兒聞之倍道還軍逆戰於榆河之北王禪兵復不利還至紅橋阻水而陳相持者累日王禪再戰再北壬午大霧王禪遂率餘眾遁還乙酉王禪收散卒復來戰于白浮之西撒敦脫木兒前後夾攻走之追及昌平斬首數千級降萬餘人王禪單騎亡去既而又分兵入古北口掠石槽燕帖木兒遣兵倍道掩擊之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騎馬孛羅帖木兒等悉斬之徇

降者萬餘人皆奔竄復遣撒敦出古北口逐之脫脫水兒又與遼東軍戰於蘇州南殺獲無算戊子靖安王濶不花等將陝西省兵東擊潼關破之遂克閩鄉陝州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分兵北渡河中趨懷孟河東官吏皆棄城走帖木兒南過武關破鄧州直趨襄陽下郡縣三十餘橫絕數千里河南大震十月己丑禿滿送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軍破通州將襲京師燕帖木兒引軍擊之陽翟王太平敗沒死者蔽野餘兵皆潰而還圖帖睦爾初募京師丁壯千人守城又調河南軍老幼五萬增守京師丁壯守直沽調臨清運糧軍三千五百並御河分守山東丁壯萬人守諸處海港居庸關累石以為固伐州廡門關崞州陽武關峴州天澗口皮庫口保德州塞底天橋白羊三關石州塢堡口汾州向陽關烏門關吉州馬頭秦王嶺二關靈石縣

陰地關皆令穿塹壘石調丁壯守之乙未諸王忽刺台等兵入紫荆關守關軍士皆潰散遂乘勝進逼京城遇敵兵於良鄉南轉戰至瀘溝橋聞燕帖木兒授兵益至乃引去初燕帖木兒遣人召陝西行省平章探馬赤行臺御史馬札兒台皆不至至是使者頌懷王即位詔至陝西及甘肅省臣臺臣焚毀其詔執其使械送於上都既而使者持詔至浙江歸言省臣亦皆不服懷王欲悉誅之中書左司郎中自當言於燕帖木兒曰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欲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怒非盛德事燕木兒八言之事乃止辛丑齊王月魯帖木兒及東路蒙古元帥不花帖木兒等聞懷王即位乃舉兵趨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蹙倒刺沙等奉皇帝寶出降梁王王禪遁走僚王脫脫遇害帝不知所終月魯帖木兒獲皇帝寶及收諸王百司符

印遣兵送倒刺沙等於京師懷王告祭南郊丁未靖安王闊不花等兵至鞏縣黑石渡與河南兵戰大敗之獲其輜重鉅萬遂克虎牢旋引軍至汴會有使者來言上都已破河南省臣遣使來招諭闊不花等殺其使臣十餘輩既而圖帖睦爾遣使親諭之乃遂巡引去十一月辛未圖帖睦爾遷泰定皇后弘吉刺氏于東安州庚辰遣治書侍御史撒迪等迎周王和世竦于漠北梁王王禪既遁圖帖睦爾募有能捕之者官五品以上尋被執癸未賜死倒刺沙馬某沙紐澤撒的迷失及也先帖木兒皆棄市時復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平章政事敬儼抗論謂是皆常歲從行之人殺之非罪眾賴以免

綱目政和元年少帝順天元戊辰秋九月懷王圖帖睦爾入京師九月圖帖睦爾襲帝位于大都冬十月圖帖睦爾兵陷上都梁王王禪遁

走遼王脫脫死之十一月圖帖睦爾遷泰定皇后弘吉刺氏于東安州遣使迎周王和世竦于治

丘氏睿曰考元史書阿速吉八不知所終而史綱書圖帖睦爾弑之何書春秋書趙盾之意也泰定帝乃裕宗之嫡孫其麻刺之長子於屬為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為鐵失所弑諸王迎立之初不與其謀武宗二子次雖當立然既為英宗所據則非其所有矣泰定初立之年即立阿速吉八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帖睦爾遣兵攻之以致于地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致之死地者圖帖睦爾也律以春秋書趙盾之法非弑而何不必問其挺與刃也

胡粹中曰有天命而得天下者謂之天子天命不在不容以預為天命所在不得而苟避昔者舜禹避堯舜之子皆終陟帝位者天命所在故曰項羽滅秦王莽篡漢終至覆滅者天命不在故也豈有今日姑居其位明日復辭其位如奕棋之不定者哉元文宗既從燕帖木兒諸臣推戴即位改元下詔乃曰姑從所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初心夫既踐天子之位則他日無降為人臣之理既改元天曆則後日無削去紀年之理即位改元天下之大事烏可輕哉且和世竦雖為武宗世嫡先朝已得罪於仁宗彼其逃君父之命負背叛之誅竄身漠北正以春秋之法其不可以君天下亦明也文宗既不明此義姑以之讓為辭又不誠此心終以戕殺獲罪豈非所謂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者歟

又曰告祭南郊躬祀太廟皆人君卽位之始事古所謂告嗣大子王矣者也而猶以攘爲辭天地祖宗其可欺也哉
周氏曰帝位書襲貶之也

周氏又曰白圖帖睦爾襲位燕帖木兒謀逆諸王舉兵皆不書反誅亂臣討賊子汲汲然惟恐或後蓋以大盜未除環四海之內未有能正之者諸王雖不純乎義要之名曰爲元誅亂之意固可暴白於天下故綱目詳書于冊亦足以見討賊有人大義未遂終泯者也然前史之修旣以圖帖睦爾爲王故於諸王舉兵之事往往以謀反入寇書之夫誅亂臣討賊子大義所在反謂之入寇可乎此君子所謂懼綱目所由作也由是大義明而是非正矣

又曰書陷何賊之也考之分註攻陷上都者月魯帖木兒等必歸咎於圖帖睦爾者討首惡也遁走者匹夫之事梁王遇難不能委身一戰同死社稷而乃逃遁苟免不亦賤乎遼王脫脫死於兵難而分注以遇害爲文綱目變文直書死之所以予其能全厥義也觀綱目之所書然後邪正逆順各得其所而邪逆者必無容身之地矣

周王和世疎南還諸王察阿台元帥朶列捏等咸帥師扈行舊臣孛羅尚家奴哈八兒秃皆從至金山嶺北命孛羅如京師己巳正月庚申圖帖睦爾遣前翰林學士承旨不答失里北迎周王仍命太府太監沙刺班奉金幣以往乙丑復遣中書左丞躍里帖木兒迎周王壬

帝王紀綱 卷八
午字羅至京師賞以金幣居宅仍遣內侍禿教化如周王行在所乙酉撒迪等見周王於行幄致命辭勸進丙戌周王至和寧之北遂即位遣撒迪還京師命之曰朕弟曩嘗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舊臣及兩宮之民間北使至皆歡呼鼓舞曰吾天子實自北來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二月辛亥圖帖睦爾謂羣臣曰撒迪還言大兄已卽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救後凡銓選其詣大兄行在以聞三月辛酉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行在所復命有司奉金千五百兩銀七千五百兩幣帛各四百疋金腰帶二十詣行在所備賜與於是諭廷臣曰寶璽旣北上繼今國事其出人聞於行在所夏四月癸巳燕帖木兒見于行在所行在嘉其功拜爲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尋遣使立圖帖睦爾爲皇太子

綱目大寧二年己未春正月周王和世竦稱帝于和寧之北三月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周王遣使立圖帖睦爾爲太子

周氏曰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而僭國之與篡位者則分註細書之此所謂正統於下而人道定矣然通鑑於天曆二年皆大書綱目則斥而細書之不予其爲正統也漢之呂后王莽唐之武后其義亦然稱者不宜稱也是故不宜王而王則書稱王不宜帝而帝則書稱帝稱皇帝所以明其僭耳此綱目書法之深意君子宜詳察焉

張氏曰抑觀周王和世疎與懷王圖帖睦爾皆武宗之子而周王兄也懷王地也周王蓋嘗欲正名分而不得遂逃居漠北而懷王遣使迎之其義得矣今也周王急於得國稱帝中道果何義哉且懷王奸雄之首而其襲帝位逐諸王皆其功也周王逃生不暇尚何功之有哉夫懷王於帝位豈不欲耶而其迎兄於漠北者公論不容而惟恐人心之不從也觀其襲位之時有曰謹侯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則其奸雄之念不攻自破矣爲周王者則當早其所迎而至京師朝見百官雍容不迫而致推讓之辭則彼奸雄之心庶可折矣然後不得已而卽位可也惟其慮不出此此所以來旺忽察都之禍惜哉

周氏曰圖帖睦爾之迎周王奉寶璽非出於中心特畏名義不正故姑塞人議耳不然何以弒之於行帳耶然周王旣書稱帝而此不書者不予其爲帝也此不斥其名而止書周王者是時上無天子况又較諸懷寧猶可恕耳綱目豈厚於周王而薄於懷寧乎然皆循名責實之意也

張氏曰太子天下之本京師帝王所居王者欲建太子則當尊居京師詔告天下中外無猜庶乎絕覬覦之心而有以定民志况圖帖睦爾於去年十一月旣已奉迎周王於漠北矣何以遲遲其行久戀漠北以忽京師之重適足以成圖帖睦爾朶頤之勢且圖帖睦爾急於得國之心如火斯勢然其迎兄於漠北而奉寶赴之者皆其爲也豈其本心哉今而周王遙立其爲太子是保其逆謀也旺忽察都之禍誰其尸之

宗圖帖睦爾既奉皇帝寶於周王周王立爲太子五月丁巳朔行
次朶里伯真之地己未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入見
行在次翰耳罕木東王中次探秃兒海乙亥次秃忽刺救大都
省臣鑄皇太子寶時求太子故寶不知所在近侍伯不花言寶藏于
都行在遣人至上都索之無所得乃命更鑄之丁丑太子北迎行
在戊寅至于火口市馬二百八十四匹載乘輿服御送行在所己卯行
在次秃忽刺庚辰太子次香水園壬午行在次不魯通甲申行在次
忽刺火失温六月丁亥朔行在次坤都也不刺遣近侍別不花至京
師庚寅行在次撒里陝西行省告饑遣使還都與諸老臣議賑救之
丁酉行在次兀納八大都宰相鐵木兒補化以旱乞避位太子諭之
曰皇帝遠居沙漠未能卽至京師是以勉攝大位今亢陽爲災皆由
闕失所致汝其勉修厥職可以上蒼天變仍命頒赦馳奏于行在庚
戌太子次上都之六十店辛亥行在次哈兒哈納秃詔諭中書省臣
凡國家錢穀銓選諸大政事先啓皇太子然後以聞八月乙酉朔行
在次于王忽察都丙戌太子入見是日行在宴太子及諸王大臣於
行殿庚寅行在暴卒太子入臨哭盡哀燕鐵木兒以行在皇后之命
奉皇帝寶授于太子癸巳太子至上都已亥太子復卽位于上都大
赦天下是爲文宗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
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
之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者歟

綱目大寧二年秋八月丙戌周王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

寅王暴卒

周氏曰周王圖帖睦爾之嫡嗣圖帖睦爾欲奪其位乃以弟弒其兄是尚可以君天下乎曰然則何以不書弒曰唐陳弘志之逆憲宗以暴崩于中和殿書今之周王亦以暴卒書之其書法前後如一則弒逆明矣然憲宗既已屬疾故逆黨尚可隱諱遷就其說至於周王則素無疾恙一日圖帖睦爾入見而是夕暴卒其為弒逆尤更彰彰無可疑者綱目凡以善終者皆不書其地惟弒則書地暴崩則書地皆以著其實也故書暴卒以著其欺世之罪又以見當時臣子不敢明言其事之意固非不為圖帖睦爾之大惡也亦所以發明綱目之意也觀者試思之

又曰書復襲位重貶之也圖帖睦爾篡位之心素心也其迎見漠北者姑欲塞人之議耳故行幄一見已乃暴卒既沒其兄復襲其位則其悖逆之心遂矣此固圖帖睦爾始終之論也大書于冊深罪之耳

張氏曰嗚呼當是時也惟知有圖帖睦爾而不知有周王也况於入見之時以燕帖木兒為之輔翼故於八月丙戌入見至庚寅王暴卒則是圖帖睦爾在帳已五日矣弒兄之罪奚逃綱目於事變之大者必甲子其日以心之也此與鐵失弒君相例同鄜王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也文宗至順庚午二月封鄜王留居京師辛未正月太子阿剌忒納答剌卒八月詔皇太子古剌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壬申三月更名為燕帖吉思八月己酉文宗崩于上都時

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郕王十月庚子郕王即皇帝位時年甫七歲百司職務咸啟皇后取進止十一月戊寅皇后為皇太后壬辰郕王薨廟號寧宗

綱目文宗至順三年壬申秋八月帝崩于上都冬十月郕王懿璘質班即位十一月郕王薨

王禕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弑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畏哉

卮言曰元史有寧宗紀蓋以其有尊號而紀之古者立未踰年不成為君郕王之立一月耳綱目所以書薨也

順帝諱妥懽帖睦爾明宗之長子也明宗居沙漠納罕祿魯氏曰邁來的生妥懽帖睦爾至順初明宗后遇害遂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于廣西之靜江郕王薨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中書右丞闊里吉思往迎之元統元年癸卯春妥懽帖睦爾至自靜江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爾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三月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六月己巳妥懽帖睦爾即皇帝位于上都詔曰洪惟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肇造區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備列聖相傳不承前

列我皇祖武宗皇帝入纂大統及致和之季皇考明宗皇帝遠居朔
漠札牙篤皇帝戡定內難讓以天下我皇考賓天札牙篤皇帝復正
宸極治化方隆奄棄臣庶今皇太后召大臣燕鐵木兒伯顏等曰昔
者闊徹脫脫木兒只兒哈郎等謀逆以明宗太子爲名又先爲八不
沙始以妬忌妄構誣言踈離骨肉逆臣等既正其罪太子遂遷于外
札牙篤皇帝後知其妄尋至大漸顧命有曰朕之太位其以朕兄子
繼之時以朕遠征南服以朕弟懿璘只班登大位以安百姓乃遽至
大故皇太后體承札篤皇帝遺意以武宗皇帝之世嫡以賢以長在
予一人遣使迎還徵集宗室諸王來會合辭推戴今奉皇太后勉進
之篤宗親大臣懇請之至以至順四年六月初八日卽皇帝位于上
都於戲惟天惟祖宗全傳予有家慄慄危懼若涉淵水罔知攸濟尚
賴宗親臣鄰交修不逮以底隆平其赦天下

綱目 鄜王薨太后遣右丞闊里吉思迎妥懽帖睦爾于靜江六月
妥懽帖睦爾卽位于上都

張氏曰太后者乃弘吉刺氏卽文宗之皇后也向嘗殺明宗之
后八不沙矣後遵文宗顧命舍己子以立鄜王鄜王旣薨而已
子雖幼在他后孰不欲立己子而得以專權敢后則不然
觀其所言何公平廣大若是卽吁以善言而於惡人之口曾
謂天理民彝之可泯乎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九十八

繼統類

帝王繼統九

大統篇

皇明繼世章

見吾學編憲章錄大政記昭代典則諸書

建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長孫 文皇太子第二子丁巳十一月生

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壬申懿文薨立為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戊

寅閏五月 高皇帝崩太孫即位

初懿文太子薨 太祖欲立 燕王不果詳後是夜焚香祝曰壽年

久近國祚短長子孫賢否惟簡在帝心遂立建文為皇太孫戊寅

閏五月 高皇疾亟召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嗣位遂

崩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
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曰此齊尚書疎
間我也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卮言曰 高皇帝之創業與漢高帝若合符者而其繼統亦然
皆有哲嗣不得立而先付之仁柔之主固非定亂才也建文帝
者其惠帝之儔與天於漢明若布置矣於人事乎何尤

成祖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辛丑生洪武三年封燕王

平北

洪武二十三年庚春正月晉王 燕王率諸將分道伐虜

上欲諸王知軍旅之事乃命潁國公傅友德等赴北平訓練軍馬
聽燕王節制出征沙漠又勅定遠侯王弼以山西兵聽晉王節制

出征

三月 燕王率諸將伐虜破之

三月乙丑燕王率師出古北口伐虜潁國公傅友德等以所部從
燕王臨寨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
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
諸將皆諾卽發騎哨得虜跡知故元太尉乃兒不花等駐廬帳于
迤都山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
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
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卽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
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母恐
乃兒不花素聞燕王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燕王降辭色以

待之卽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

上初命燕晉二王同出晉王素怯不敢遠出又忌燕王有功及捷至上喜曰燕王清沙漠朕無北顧之憂矣太子乃耶晉王讒之不聽

二十五年

懿文皇太子薨 上御東閣門諭廷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賢明仁厚英武似朕欲立爲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也上不及對因大哭而罷

三十一年

戊寅

夏四月勅

燕王率諸王備邊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命宋國公馬勝等往北平等備邊聽燕王節制二十七年四月乙酉勅晉王燕代備邊辛卯諭燕王築大同城五月勅晉燕代遼寧谷王勅兵備虜三十年四月勅燕王召西涼開平遼東諸將分左右真與代遼寧谷王禦虜三十一年五月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爲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爾爲總兵往北平參贊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選揀精銳馬步軍一隨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令皆出自王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慎毋二心而有二志也勅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虜遠遁久矣然萌孽未殄不可不防

今命爾為總兵官都督劉真宋晟為之副啟遼王知之以遼東都司并護衛各衛可步軍除守城馬軍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堠餘皆選棟精銳隨遼王至開平迤北擇險要屯駐隄備一切號令悉聽燕王節制乙亥勅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為長讓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維北平都司行都司寺軍郭英總遼東都司并遼游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莫安黎庶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托付之意其敬慎勿怠五月月帝崩太孫即位

高皇帝崩太子即位元建文以兵部尚書齊泰大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政燕王自燕邸入臨至淮安出勅令歸國建文帝初為太孫時坐東角門謂黃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柰何對曰諸王僅有護衛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大卒滅亡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及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未幾果有言周王橚不法者遂命曹國公李景隆訊逮至京廢為庶人帝勅燕王議罪燕王上書曰若周王橚所為形跡曖昧幸念至親曲宥寬貸以全骨肉之恩如其形跡顯著祖訓具在臣何敢他議帝觀書戚然黃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甚不如并去之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彈壓乃以工部侍郎張

景掌北平布政司謝貴張信為都揮使於是景貴受命覘府中事
建文元年己卯春二月 燕王來朝三月還國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陞不拜戶部侍郎卓敬監察御史曾鳳韶
皆上書論劾不報燕王還國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齊
泰曰三人在此宜先收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則彼先發有名且
得為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遂遣還北平尋遣人追之不及
北平僉事湯宗奏按察司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遂逮之安
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亦上變告逮府中官旗于諒周鐸
等伏誅

勅都督宋忠率兵一萬及燕府護衛健卒屯開平

燕王智勇絕人善用兵且於諸王最長威最盛地勢形便兵多又

最強朝廷

志之齊泰黃子澄徐輝祖侍郎卓敬日夜謀所以防

燕者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健卒屯開平

名云備胡實以圖燕

故調去健卒以制之

又勅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璫練兵山海關召燕

府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調北平左右衛官屯彰德順德

皆以令防燕

諸將防守外張景謝貴防於內約期俱發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
亦稍洩其謀景貴等每遇中朝使者至北平亦頗傳言謂宜早為
備燕王固知之自京師歸即托疾久之遂彌疾篤大暑圍火爐搖
顛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為意誠逢辰密告貴景曰殿
下本無恙公等勿懈怠恐一旦不可測已而王密謀益急

秋七月甲戌燕府起兵號靖難北平掌布政使司事侍郎張景都指
揮使謝貴燕府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死之

初高皇帝封建諸子謂元之舊都地廣民衆且密邇北胡非有大噐不足以鎮之封成祖爲燕王會懿文太子薨燕地有天子氣日者見燕王曰龍顏鳳姿天章日表太平天子也姚廣孝者蘇州妙智庵僧也洪武中詔選高僧侍燕王王嘗出對聯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又承運殿鴟吻墜地燕王心惡之廣孝云他要換顏色矣謂以黃易綠也因與幃幄之謀會葛誠密疏至京師適燕府遣人奏事詔下獄拷訊得其密謀踪跡卽發符逮王府官屬又命張昺謝貴等以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等門未幾削爵及逮官屬詔至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張玉及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朱能泣勸燕王起兵燕王曰昺貴已先防非計禽二人不可今遣內使官來逮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召昺貴付所逮者昺貴必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召昺貴及昺貴入至端禮門壯士出執之燕王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逼耳昺貴不服背死之北平都指揮彭二聞殺昺貴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燕王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其兵亦散燕王大恨葛誠遂殺誠族其家余逢辰泣諫死之張玉等率勇士夜捕昺貴伏兵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入惟西直門未下令指揮唐雲諭散遂下令安集城中人民按堵諸司官吏視事如故北平都指揮使余瑱走居庸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知事不濟退保懷來畱余瑱守居庸燕王上書言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

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皇考賓
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奏黃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讒奮毒假
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備得於枝梗五弟雖有愆過未聞不
軌輒削王爵奪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柏允可憫闔室自焚聖
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爲也今其心尚未足
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
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
爲諸王先而姦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
奏事入垂楚刺藝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
昺等於北平城內外分兵圍守臣府但云府中不留一人已而護
衛人執貴昺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
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
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
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慝以
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臣又竊計姦權之黨必已蟠
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覩祖訓有去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
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
命惟陛下念之念之

通州降燕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不克死之遵化密雲降燕
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燕燕王帥將南出張玉曰不先定
薊州將爲後患燕王命玉率兵攻之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
兵西迎拒戰不利退守薊州玉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

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燕遵化密雲
衛指揮蔣玉鄭亨各以城降燕
靖難兵入懷來

余瑱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燕王曰居庸險
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緩
則增兵善守後難圖矣巳卯指揮徐安鍾祥等攻拔居庸城以千
戶吳玉守之余瑱走懷來依宋忠燕王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
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出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
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滅盍努力復家仇報國恩燕
王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弟相問勞家無恙
輒喜罵曰宋都督欺我輒倒戈走宋忠倉卒列陣未成燕王一麾
渡河大戰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獲燕王擇善射者並射泰死
之宋忠敗走入城都指揮彭聚力戰而死忠與余瑱同被執不屈
死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大
半不可考矣

永平降燕太寧守將卜萬起兵攻燕逮萬下獄

丙戌永平指揮趙彝郭亮以城降于燕庚寅太寧都指揮卜萬與
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
燕王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松亭關陳亨陰欲輸款於燕畏萬不
敢發燕王貽萬書盛稱萬而極詆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
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尋遣與俱歸
而不與賞其不得賞者大恚王卽發其事陳亨劉貞搜賞卒衣得

與萬書遂縛萬下獄聞於朝籍其家

卮言曰兵機其可畏哉陳亨欲降燕而憚上萬萬亦國士也反間行而身爲囚莫能自白詩云雉罹于羅信夫

遣長興侯耿炳文等帥師北伐

壬辰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爲左副將軍都督甯忠爲右副將軍帥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孺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孺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某同謀大逆柏自知罪惡難逃先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燕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爾兵犯

關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

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

社稷書諭諸王

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謂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薊州之旅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司事

八月靖難兵破雄縣執都督潘忠楊松

是時耿炳文率兵三十萬至真定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潘忠楊

松駐莫州先鋒九千人據雄縣張玉謂燕王曰都督潘忠楊松阨
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悅隨率衆渡白溝河乘中秋夜圍雄縣命
玉爲先鋒破其東門盡殺守陣卒屠居民潘忠楊松兵渡月榑橋
接戰遇伏大敗被執燕王至莫州奪戰馬輜重耿炳文部將張保
來降

靖難兵至真定耿炳文逆戰敗績

張保之降也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
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言
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今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爲易燕王
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軍中擒二人問之知南岸之
營果移於北岸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逆
戰張玉朱能譚淵等率衆奮擊之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
橫透敵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籍死者
甚衆炳文嬰城自守於是李堅甯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
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後卒謂成先朝舊學解其繫與語曰豈
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泣下成
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仁宗居守炳文固守真定靖難兵攻
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帝始有憂色
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進召耿炳文還

九月遼東守將吳高等帥兵圍永平靖難兵援之高退保山海關
江陰侯吳高總兵守遼東與都督耿獻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時
李景隆乘傳至德州山東叅政鐵鉉調兵食合兵五十萬進營河

間 燕王語諸將曰李九江養養之子寡謀自用其衆必敗保無能爲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禽矣遂出兵援永平吳高等退保山海關燕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遣二人書盛譽高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竝聞之帝竟疑高削爵徙廣西專命文守遼東耿獻數請攻永平以勒北平文不聽李景隆兵次河間吳傑兵潰於真定

冬十月靖難兵襲大寧破之

燕王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領采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閭左非謫不能寒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諸將請先破李景隆然後攻大寧 燕王曰今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

可達大寧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皆老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其家屬松亭之衆不墜潰矣北平守備完固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吾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還兵擊之如拉朽耳諸公第從予行毋憂也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言窮感求解吾弟寧王邀燕王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款洽不爲備燕王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閭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燕王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寧王權都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劉貞陳亨自松亭關引兵來援亨及

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陳文皆降因襲貞破其營貞夜負勅印由海道出福建還京

李景隆進兵攻北平燕王以寧王權及大寧諸軍三衛胡騎趣援景隆逆戰于鄭村埧大敗奔德州

李景隆聞靖難兵攻大寧遂張兵渡蘆溝橋攻北平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竝乘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別將攻通州敗績甲寅燕王盡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十一月庚午景隆移營白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遇燕王兵于鄭村埧逆戰敗績景隆七營兵合戰皆潰斬首數萬級降者數萬人景隆盡棄其輜重收餘衆南奔駐德州癸酉九門兵皆潰

燕府再上書不報

乙亥燕王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奸橫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疊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枉臣一也其二謂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詣御前頒降誥勅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爲非竟無主名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

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笞驛官此臣失教然笞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寃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茲臣猶得誣以極惡則踈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耶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知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濟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慝臣頓首頓首燕王又傳檄言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之計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殞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父皇賓天皇太孫卽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修省此皆齊尚書黃太卿讒佞于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尚書等不知有皇帝父皇陵士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昺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城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擒宋忠殺余瑱八月破雄縣克真定取永平平大寧未幾齊尚書黃太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

月攻北平圍城甚急予以寡敵眾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
景隆夜遁去予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
忝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姦臣
齊尚書黃太卿等余必不與共戴天也故用欽遵祖訓統兵三十
萬誅討左班文職姦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
朝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為子者義在必報也

辭故其氣激烈非
真有仇於齊黃也

成祖起
兵以此為

十二月廣昌降于燕

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燕

二年庚辰春正月靖難兵入蔚州進攻大同不克而還保定降燕

靖難兵攻蔚州守將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二月丁酉靖難兵攻

大同李景隆率兵出紫荆關援之靖難兵自居庸關還北平癸丑

景隆遺書請息兵以索齊泰黃子澄答之保定知府雒劬以所屬

降燕

夏四月靖難兵大敗大將軍李景隆及諸將兵於白溝河景隆走德

州

先是帝遣中官賜大將軍李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遇暴風破舟
盡沉諸江至是復命再賜之景隆益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
將玩之夏四月景隆與胡觀郭英吳傑等約日合兵進攻北平辛
丑燕王率眾渡馬駒橋南屯武清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叅將
平安至白溝河郭英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白溝河燕王進至
固安乙卯營中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巳未日見兵端火光如毬燁

燁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絃皆鳴及祝天有神爵駐旗竿之首
 知其必大捷率大軍渡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之燕王曰
 平安豎子往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日吾且
 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俄都指揮何清陣動戰
 敗被執安乃收兵還營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
 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夜與燕兵
 大戰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
 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庚申燕王復率眾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
 燕胡騎指揮省吉盡掩殺之是日景隆諸軍進戰破燕王後軍房
 寬狼狽走燕王率眾復戰驍將瞿能父子皆戰沒景隆麾諸騎兵
 乘敵後燕王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動急又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

我後矣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敵眾我寡難與持久宜退就玉
 等併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石俱發注如雨燕王馬三易三被創
 矢三服竝射盡乃持劍奮擊劔又折急走登隄伴麾鞭若招後繼
 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隄而燕王復率眾馳入陣陣動會旋風
 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燕王乘風縱火焚諸營郭英等潰而西景
 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孳畜萬萬計景隆璽斧鉞盡為燕所獲
 殺溺死者二十萬人燕王復追至月漾橋降十萬餘人悉放遣之
 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燕王遣人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
 奔濟南癸酉靖難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
 學教諭王省被執死之參軍高魏參政鐵鉉皆自臨邑還守濟南
 五月靖難兵圍濟南大將軍李景隆出戰敗績參政鐵鉉參軍高魏

禦卻之

五月丁丑燕王率衆趨濟南巳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績奔入城燕王圍濟南攻之急鐵叅政高叅軍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叅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悉力防禦大挫靖難兵辛巳燕王隄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鐵叅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隄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王大喜是時燕王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卽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叅政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 燕王入城呼千歲卽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 燕王入撫諭 燕王乘肩輿張燕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比入門門中人卽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 燕王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發兵斷橋橋不可動燕王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鐵叅政守陴者罵燕王燕軍大怒攻益急鐵叅政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燕兵

八月靖難兵還北平

燕王攻濟南急鐵叅政鉉盛統兵庸夜出劫戰晝憑城防禦盡毀燕諸攻具燕兵解去帝卽軍中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有詔諸將毋使朕負殺叔父名叅將平安及靖難兵戰鐔山斬其將陳亨

冬十月靖難兵襲滄州破之

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駐滄州相爲犄角以困北平滄州城潰凱銘督士卒修城燕王佯出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至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城具出戰敗績入城守燕王攻破其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趙澆胡原李英張傑皆被執燕王引凱等酒遣歸凱等謝願畱事殿下遣至北平仍其官祿

召李景隆還赦不誅以盛庸爲平燕將軍與平安等督諸軍北進召李景隆還黃子澄練子寧等泣請誅之不聽以歷城侯盛庸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節制諸軍十一月庸進兵德州

十二月靖難兵至東昌總兵盛庸率兵大戰斬其將張玉

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輜重順流而北燕王自率衆趨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燕王遂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軍餉十二月甲午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于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靖難將朱榮劉江襲破霖軍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燕王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靖難兵擊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盛庸麾兵圍燕王數重燕王易服奮躍馬出西南去靖難兵爲火器所乘大敗盛庸兵大呼躁奮擊殺靖難大將張玉丙辰復戰靖難步卒先走盛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燕王退屯館陶盛庸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燕兵歸路

三年^{辛巳}春正月靖難兵還北平二月靖難兵南至保定三月大將軍盛庸及靖難兵戰於夾河敗績

正月丙子 燕王還北平初靖難兵起僧道衍每云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於東昌 燕王北還問之道衍曰前固已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二月乙巳 燕王復率衆南出已酉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三月辛未盛庸兵至單家橋巳卯營於夾河辛巳 燕王率衆至夾河庸結陣甚堅 燕王掠庸陣旁火車大銃強弩戰盾固匝不能動 燕王退庸出千騎追襲 燕王卽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陣庸陣堅不動燕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麾諸軍力戰斬燕大將譚淵 燕王復以勁騎掩庸陣後靖難將朱能張武等從 燕王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稍相牽不能先後遂卻都指揮莊得驍將楚智皂旗張皆陷陣戰沒是夕戰酣迫暮各斂兵入營 燕王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帝嘗有詔無使余有殺叔父名也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燕王旣還營復嚴陣約戰燕王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兩君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燕王追奔至滹沱河庸走還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攜金銀鈿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爲燕兵所獲

閏三月真定諸將吳傑平安及靖難兵戰于藁城敗績

吳傑平安自真定率師駐單家橋甲申燕王率衆徑趨橋與平安

等大戰安擒靖難將薛祿祿脫走吳傑平安初欲與盛庸合勢北
出真定聞庸敗又聞燕王散遣健兒四出索餉遂進兵襲燕王閏
三月乙未靖難兵掠真定吳傑移軍滹沱河燕王令騎過河上流
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藁城燕王亦至藁城戊
戌合戰互有勝負己亥吳傑平安方列陣西南燕攻其東北燕王
以驍騎循河出其軍後大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燕王下如雨矢
集王旗如蝟毛平安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望靖難兵見戰勝大
喜麾諸軍力戰燕王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燕王馳至
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揮鄧馘陳鵬等
皆被執安傑還真定靖難兵自白溝夾河至藁城三捷皆有風助
之異皆前敗後勝癸丑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官吏父老率眾
迎靖難兵

燕府上書請召諸將還京

帝因靖難兵日至不得已罷齊泰黃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
黃使告燕罷兵燕王上書曰臣聞虞舜用辟首誅四凶殷湯之聖
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之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
栗栗不敢違越皆緣姦臣齊泰黃子澄圖志傾宗社屢削諸王次
及于臣加之大惡擠臣一家竝寘死地臣嘗瀝忠懇號噉訴於天
天居甚高略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
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臣之名哉故以兵自防甚非
得已上賴天地祖宗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
至每自摧斲然臣不敢為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兵民

而姦臣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曝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實
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攄敬顙天地顙祖考冀開發聖明助震威
斷早戮姦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
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泰子澄皆以竄逐于外臣一
家長幼皆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
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
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臣
猶未能盡釋於心者初聞齊黃被黜卽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
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且旦夕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
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卧矣將士皆曰誠所願但慮非出
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
就縛哉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
聚境土侵迫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
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
而况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臣之名而實
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
操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惟陛下斷而行之無終
爲儉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書至
帝召方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
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橋擣
北平彼歸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彼奏
迫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

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崑持報燕王文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崑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崑見燕王問帝意云何崑曰朝廷言殿下且釋甲暮卽旋師燕王怒曰是給我也崑惶懼不能對燕將士譁欲殺崑崑戰慄流汗伏地燕王令護崑南還四月崑至自燕軍言燕軍強盛孝孺惡之曰此爲燕遊說也

五月 燕王遣武勝上書下詔獄

五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靖難餉道不克燕王遣其指揮武勝奉書於朝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特遣大理少卿薛崑下詔軍中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奸之欺臣之父子蓋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崑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頻疊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關而彼必欲求釁略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小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有所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爲而陛下深居九重有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惟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爲奸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庇則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崑歸必能詳達但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外情恟恟不敢不聞伏惟曠明奮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臣亦有保全之望臣爲仕戰競俟命之至帝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之弟於朕無叔父奈何必用兵爲也召孝孺諭意孝孺對曰陛下卽欲罷兵兵一散卽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毋惑甘言遂縛勝等下錦衣獄

六月靖難兵至沛縣

六月辛酉靖難將李遠等南掠餉道壬申李遠等由濟寧至沛縣焚餉舟萬艘漕卒走散京師大震壬午都督袁宇率兵三萬邀擊李遠中伏敗績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之敗績癸巳靖難兵破尾尖塞丁酉平安邀擊靖難將劉江於平村敗績

秋七月大同守將房昭取保定靖難兵還

壬寅大同守將房昭率兵取保定駐易州西水寨燕王還援保定八月丁巳燕王渡滹沱河留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真定諸將遣都指揮韋諒率兵援房昭丁丑燕王圍西水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九月甲辰燕王攻定州冬十月丙辰真定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水寨燕王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峩眉山下燕王潛兵出陣後合戰英等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被執房昭韋諒遁歸大同乙卯燕王還北平

冬十二月靖難兵復出北平

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楊文攻永平燕將郭亮固守不能克遂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竝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平安敗燕將李彬於楊村辛亥韃靼可汗通燕掠鐵嶺十二月丙寅燕王復出北平南伐

四年壬午春正月靖難兵破東平二月入徐州

正月平安率兵七萬復通州不克戊子指揮賈榮等兵與靖難兵戰於衡水敗績被執戊戌靖難兵破東平執指揮詹璟吏目鄭華死之庚戌靖難兵破汶上執指揮薛鵬遂南攻沛縣指揮王顯出

降知縣顏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靖難兵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

三月靖難兵大敗副將平安於淝河

三月甲申燕王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統精兵四萬追躡燕王壬辰燕王至渦河平安兵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使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燕王置於左右厚齎之平安兵駐宿州靖難兵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夏四月副總兵平安等及靖難兵戰於小河斬其將陳文王真

四月丙寅平安兵營於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王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又勝斬其將王真燕王督戰急幾為安樂所及安馬蹶弗得前燕番將王麒躍馬入陣援燕王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是役也靖難軍中大懼

平安等率諸將合兵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敗績

平安諸軍營於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歛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隙而動燕王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燕王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燕王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燕王數日不解甲矣辛巳何福平安等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宋瑄戰死何福敗走平安陳輝馬溥徐真及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被執性善死之

五月靖難兵至揚州

五月己丑燕王至泗水守將周景初降燕辛卯大將軍盛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千騎列管淮南靖難將丘福朱庸潛出庸後庸盡棄其軍資遁去壬辰靖難兵渡淮至盱眙時諸將分屯鳳陽淮陽以遏靖難兵燕王會諸將議欲從海安取道渡江遣使至駙馬梅殷殷割使人耳鼻授詞答燕王曰留汝口與殷下言君父恩義殷守禦嚴備恐攻之不克故從靈壁出鳳陽渡淮知府徐安毀橋斂舟不得渡遂徑趨揚州庚子至天長時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濬城濠剛聞靖難兵至晝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二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者厚賂力士毋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投靖難軍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降剛亦不屈而死壬寅靖難兵至揚州高郵指揮王傑以城降遂下儀真六月靖難兵至浦子口諸將盛庸等逆戰高煦以胡騎至庸等敗績詔天下勤王遣禮部侍郎黃觀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遣慶成郡王至燕王所議割地罷兵不聽勅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六月癸丑朔燕王至浦子口盛庸等迎戰值王子高煦引胡騎至合師力戰庸等敗績遣都督僉事陳瑄援庸瑄遂率舟師降燕乙卯靖難兵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大戰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降燕庚申燕王營于龍潭復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尚書茹瑄至龍潭議割地罷兵

不聽景隆等見燕王伏地納款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壬戌景隆等歸言燕王必欲得齊泰黃子澄輩帝令景隆等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俟縛至遣來景隆等惶懼不敢行帝令諸王與景隆等偕行燕王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江或曰不若幸湖湘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翰林修撰王叔英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瑞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死帝遣諸王分守京城諸門命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皆為靖難遊騎所獲

谷王穗與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靖難兵入城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 帝遜位

乙丑燕王渡江師駐金川門谷王穗開金川門降燕王遂入京城帝乎誅都督徐增壽於左順門又欲誅李景隆不果諸內臣譁言不如遜位去於是宮中火發傳言帝崩安王檀及文武羣臣兵部尚書茹常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元吉兵部左侍郎劉儻右侍郎古朴刑部左侍郎劉季箴禮部侍郎董倫侍講王景大理寺少卿薛嵩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吏部郎中陳洽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郎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等奉迎 燕王勸進 燕王遣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令悉解散復業戶部侍郎郭任禮部侍郎黃魁左僉都御史程本立大理寺丞鄒儼給事中龔泰陳繼之衡王紀善周是修叅軍



高危聞金川不守俱死之時郎官御史給舍相與縋城遯去者梁用良等四十餘人 王頒示左班文職奸臣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等二十九人姓名不拘軍民人等有榜縛至者量授官級尋搗奸臣榜于朝堂

己巳燕王謁 孝陵遂卽皇帝位

初燕王入金川門諸臣迎附楊榮先叩馬首曰翰林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丙寅諸王及文武諸臣請正天位丁卯諸將再上表勸進戊辰諸王再上表勸進己巳燕王謁孝陵還御奉天殿卽皇帝位工部尚書茹瑺首入殿賀上呼謂之曰瑺吾今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瑺叩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 上大悅進忠誠伯初建文中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人莫能測至是始驗其言

革除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

庚午命部府諸司凡建文中改易洪武政令條革悉復其舊革除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是年稱洪武三十五年復諸殿門舊名初靖難兵南行姚廣孝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卽不肯降幸勿殺至是以廣孝言卽召用之孝孺不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孝孺草詔孝孺斬縗入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 上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又曰先王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上大怒命磔諸市累及宗親八百七十二人齊泰黃子澄練子寧卓敬盧迥盧原質姚善陳廸鐵鉉暴昭俱被執責問不遜族誅之坐黨論死者若干人

鄭氏曉曰余好問先達建文時事皆為余言建文君寬仁慈厚少好文章禮樂不喜任律法操切人比即位得方孝孺專意行周官法輒改高皇帝約束靖難兵起不為覺即有敗狀來聞亦輒謂直多發兵邊平在旬朔間耳諸大將統重兵北進者又多懷攜二心以故成祖至江上不戰而潰余至建業聞之江上老進朕拒之再三爰俯狗輿情已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大禮既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改明年為永樂元年一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亦依大明律科斷

仁宗昭皇帝成祖長子也初立為皇太子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夏四月 上親征北虜詔皇太子監國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扈從六月車駕駐劄蘭納木兒河諸將奏虜久遁遂班師七月丁亥車駕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 上舍之既而諭榮等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彌皇上付託

上喜賜榮等羊酒而退戊子車駕次雙流灤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戍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上崩內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逐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靈輦次雙筆峰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赴皇八月癸卯朔甲辰楊榮等至自行在致大行皇帝遺命皇太子哭痛幾絕進榮等問故復慟哭皇太孫親王以下皆慟哭易服宮中設几筵朝夕哭奠皇太子即命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太行皇帝龍輦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藉藉慮護衛爲變遂秘未發喪皇太孫瀕行啓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皇太子顧大學士楊士奇曰渠言良是但行惡新製不及士奇對曰殿下未踐阼今居喪無所事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亦間太孫出外無行事惟有上稟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皇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皇太子顧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乙巳百官素服朝夕哭已酉靈輦次鵬鶚皇太孫至御幄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辛亥入居庸關壬子皇太孫奉龍輦及郊皇太子及親王以下文武羣臣皆縗服哭迎至大內奉安於仁智殿加斂納梓宮丁巳皇太子以嗣位遣英國公張輔等告天

地宗廟社稷躬告太行皇帝凡筵卽皇帝位朝羣臣以明年爲洪熙元年十二月葬長陵禮部尚書呂震請於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等進曰陛下言是上曰山陵甫畢恐遽卽吉朕明日亦不欲出見羣臣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聖主皆欲一覩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上顧士奇等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上御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行五拜三叩首禮

宣宗章皇帝仁宗長子也初立爲皇太子洪熙元年乙巳四月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非皇太子不可

遂命皇太子謁祭皇陵祖陵孝陵五月庚辰仁宗不豫召尚書蹇義大學士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於南京辛巳仁宗崩於欽安殿宮中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奠飯舍如禮設几筵宮中朝夕哭上食六月辛丑皇太子至良鄉宮中始發喪禮部捧遺詔赴蘆溝橋迎皇太子還京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宮門外釋冠服披髮詣大行皇帝靈前哭盡哀止庚戌皇太子卽皇帝位詔曰洪惟天眷國家茂隆景運肇自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太宗文皇帝神功聖德載安宗社弘靖萬邦皇考大行皇帝紹承大統奉天子民體祖宗之至仁用輯寧於庶類自臨寶位夙夜勤勞甫及踰年德澤覃霈不幸違豫奄臻大漸顧命神器付予眇躬哀慟方殷罔知攸措

親王文武羣臣下至耆老軍民蕃夷朝使萬眾一誠累表勸進辭拒
不獲仰惟列聖創守之難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二日庚戌祇告天
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為政所重以德及人其改明年丙午為宣德
元年

英宗睿皇帝 宣宗長子初立為皇太子宣德十年乙卯正月癸酉

宣宗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 宣宗崩 大政記曰時皇太子方九歲

祖母張太后取金符入內浮議頗有欲立襄王之說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視臨畢請見皇太子即叩首呼萬歲羣臣亦呼萬歲

乃息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詔曰我國家膺天明命統理華夷奄甸

萬姓於茲七十餘年仰惟祖宗肇造之功守成之道規模弘遠昭示

萬世惟我皇考皇帝以至仁大德統承之率循舊章恢弘政化方期

國家永底雍熙不幸奄茲遐棄肆予渺躬祇奉遺命於宣德十年正

月初十日即皇帝位付畀攸重兢惕惟深允惟神天之典惟敬斯承

生民之重惟仁斯保阜成之績惟勤惟儉乃克有成顧予涼薄勉懼

永圖尚賴親王宗室益修藩屏中外文武羣臣宣力效誠以副委任

以惠我蒼生用臻富庶躋於太和其以明年丙辰為正統元年

景皇帝宣宗次子 英宗弟也初封郕王正統十四年己巳七月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太監王振疆駕親征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

郕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八月十五日駕駐土木

虜四面攻圍車駕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十七日戊辰報至京師已

巳皇太后勅諭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命郕王臨百官然國家庶務不

可久曠今特勅郕王暫總其事爾各衙門大小事務其悉啓郕王聽

令毋致怠違眾疑行且即真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辛未皇太后復

詔天下曰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皇帝恐禍延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留虜庭尚念神民不可無主茲於

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立為皇太子時年二歲正位東宮仍命

邨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嗚呼國家必有君而社稷為之安君

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下咸使聞知黃光昇曰是詔也國儲已定神民已有主矣詔

命邨王為輔而已當時文武羣臣惟與邨王同心匡輔為討虜迎駕之計可也乃不踰月遂違詔命勸進於邨王而廢太子何其忘君父之難而急於富貴之圖耶甲戌邨王臨午門左門百官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邨

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憤言王振罪惡宜速滅其族屬以慰安

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眾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

眾奮欲粹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錦衣衛指揮馬順從劾

北百官且去給事中王竑起粹順首眾爭毆順斃之班行譟亂無復

朝儀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官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

請降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丙子移王座入奉天門左

受朝命籍王振家皇太后命于謙為兵部尚書時虜擁駕至大同宣

府索金幣不應竟擁駕去迤北庚辰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

子幼冲未能踐祚理萬幾邨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

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

進擇日行禮黃光昇曰時邨王輔政于謙典戎政未嘗一語籌畫為

監金英口傳之謂皇太子幼冲未能遽理萬幾邨王年長宜嗣大統

又為英宗旨謂有使自虜庭還口傳之曰宗社之禮不可久曠邨王

長且賢其令繼統奉宗祀於是于謙等率眾勸進有司擇日行禮云

此責備于謙之說然其時宗社危眾思長君屬意邨王事勢必立

立謙之責九月癸未邨王即皇帝位遙尊英宗為太上皇帝詔曰朕

以皇考宣宗皇帝仲子奉藩京師比因虜寇犯邊大兄皇帝恐禍連

宗社不得已親征勅眇躬率百官居守不幸車駕誤陷虜庭我皇母
皇太后務慰臣民之望已立皇庶子見深爲皇太子命朕躬輔代總
國政皇親公侯伯暨在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復以天位
久虛神器無主人心皇皇莫之底定合辭上請早定大計皇太后以
皇太子幼冲未遽能理萬幾移命眇躬君臨天下會有使自虜中還
者口宣大兄皇帝詔旨宗社之禮不可久曠朕弟郕王年長且賢其
令繼續以奉祭祀顧痛恨之方殷豈遵承之遽忍雖避讓再三而俞
允莫獲仰惟付託之至重敢以涼薄而固辭已於九月初六日祇告
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遣使詣虜問安上大兄皇帝號曰太上皇
帝徐圖迎復爲政之道必先正始其以明年庚午爲景泰元年

吾學編

正統十四年己秋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丙戌帝發京師

征胡邸至居守八月辛酉帝至土木壬戌我師敗績車駕遂北狩

己巳皇太后命郕王攝政癸酉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九月帝
在迤北癸未郕王卽皇帝位遙尊帝爲太上皇帝

卮言曰英宗北狩立太子而帝郕王尊英廟爲上皇徐圖迎復
正也其後廢太子而立其子上皇歸而錮南宮過矣雖然古之
帝王於父子兄弟之間有以逆取者有因亂篡者皆不失爲令
主景帝授受以正而宮廷相安不猶賢乎微子公之忠不保社
稷微景帝之仁其能保英憲二宗廟哉

景泰元年庚午秋七月上皇在迤北虜遣使請和禮部議奏奉迎上
景帝不允次日帝御文華殿諭大臣言宜絕虜吏部尚書王直對曰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大

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今奈何異議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答使盡禮紆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乃以李實爲禮部侍郎羅綺爲大理少卿奉勅使虜丙申朔啓行丙午至虜營虜也先遣人引見上皇戊申虜主又遣使來議和復遣右都御史楊善等使虜己酉李實等辭上皇歸丙辰實等至京具奏請使臣奉迎上皇不許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奏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實至上皇所上皇諭虜請和非僞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卽令朕守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物禮幣迎復上皇帝不聽曰虜情叵測實歸善復去不必更使卽以迎上皇意勅也先附其使去罷於是羣臣上章懇請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八月丁丑朔丁卯楊善至虜營也先等許送上皇還京戊辰楊善見上皇於虜營癸酉上皇發迤北丁丑上皇至宣府南城東駐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寓書於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略謂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之于謙言封進亦無妨禮科上疏言諸大臣持一帖羣立午門旁聚觀議論籍籍乞宣問之得旨繳進詰所從來遂榮發憤自白逮下錦衣衛獄尋釋之己卯上皇至懷來禮部又奏奉迎禮不可簡稍

益故儀注請備法駕候安定門外內批虜詐未可信備禮遠逐輒中虜計奈何大兄入城事在朕躬朕迎東安門內同百官隨至南城卿等勿再紛更甲申遣翰林侍讀商輅候上皇於居庸關上皇勞輅論曰朕還京願居開卿為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詔文武羣臣丙戌百官迎上皇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上皇勅免十二月禮部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辛未十二月奏請亦如之壬申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詳大禮類儲官篇癸酉十月皇太子見濟卒甲戌三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請問安上皇并令上皇之子親近僎臣不報御史鍾同請復立沂王為東宮并陳一切弊政不報禮部郎中章綸亦具疏陳修德再災十

四事其七曰敦孝義則謂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是以天位授陛下尊為太上皇是天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羣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后於中宮以正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大本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弭矣疏上忤旨下錦衣衛獄拷訊并逮鍾同錮之其後同卒於獄綸廷杖繫獄廖莊杖謫詳臣道時給事中徐正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邊城高榷官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謫戍鐵嶺衛此邪說足惑景帝而帝與前三臣亦怒帝其不惑矣當時實難處也丁丑正月丙寅朔丙子帝不豫免百官朝數日圖宮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為東

宮其事漸泄既而帝病亟僉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
循輩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可
再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
謀矣十一日丙子早文武羣臣集於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
人心左都御史蕭維楨舉筆曰更建字爲擇字如何衆從之奏上不
允且云待十七日視朝咸謂奏詞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於是京師
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符取襄王世子矣既而禮部復會
議復舊太子正位東宮推學士商輅草疏大略曰天下者太祖太宗
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見深宣宗之孫以祖宗之天下
傳之於孫此萬世不易之常法稿成擬十七日合辭懇請先是石亨
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軓張輓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

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於皇太后許

焉十六日既暮軓輓等會於有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
以爲宜乘此爲名納兵入內譚曰不可軓首肯之有貞復乘屋覽步
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
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遂往會亨收掌門鑰開門納兵時已
漏下四鼓天色晦冥亨軓等惶惑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
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有貞命取巨木架懸
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亨
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問曰汝等何爲皆俯伏合詞請陛下登位遂
共掖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
遂升奉天殿登御座侍衛都督范廣拒戰死闕下初文武羣臣約是

日入候景帝出視朝期進會本忽聞呼譟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
 大鳴上皇復位矣於是百官遂入賀詔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
 十有四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警邊深以宗社生民為念故親駕六
 師往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顧一時兵將失律乘輿被遮乃在朝
 文武羣臣遂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既而
 皇天悔禍虜酋格心奉朕南還彼無復辟之誠重為幽閉之計旋易
 皇儲而立其子惟天不祐未久而亡杜絕諍臣愈自執迷矧失德之
 既多致沈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斯憤乃今月十七日朕為公侯
 駙馬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於聖母皇太后祇告
 天地宗廟社稷以今年正月十七日復即皇帝位躬理庶務保固邦
 家其改景泰八年丁丑為天順元年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歸西
 宮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命心有所不忍仍舊號之癸丑郕王
 薨於西宮

五學編 景泰元年庚午秋八月癸酉上皇發迤北丙戌上皇還京師遷
 居南宮天順元年丁丑春正月壬午上皇復即皇帝位二月廢景泰
 皇帝為郕王

憲宗純皇帝 英宗長子初立為皇太子天順八年甲申正月庚午
 英宗崩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詔曰恭惟我祖宗誕受天命為生民
 主今幾百年中間承以聖聖武功文德覲揚有光暨我皇考奄茲遐
 棄遺命神器付予眇躬顧哀臨在念其忍趨之而親王文武羣臣及
 軍民耆老屢表勸進爰惟民主難虛莫拒輿懇不得已於正月二十
 二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自惟涼薄勉懷永圖嘉與中外

親賢率循至道惟敬是持惟誠是立惟仁義是行惟古訓成憲是式庶臻於治康我兆民其以明年乙酉為成化元年

孝宗敬皇帝 憲宗子初立為皇太子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八月庚

辰憲宗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文武百官朝皇太子如常

儀戊子憲宗大漸召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

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己丑憲宗崩遺詔諭文

武羣臣九月初六日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詔曰惟我祖宗以聖承

治為華夷主其創業守成神功聖德度越往古逮我大行皇帝載有

深仁海隅冒之歷茲二紀宵旰靡遑以其憂勤求治之心因臻違豫

遽出綴衣忍聞憑几之言猥以神器之屬哀疚方殷罔知攸措時親

王文武羣臣下及耆老軍民合辭以請至者再三推拒弗獲乃遵遺

命以九月初六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顧茲付託之重深

懼任負之難勉圖弘濟一惟恢張治道惠綏黎元用底阜成躋於熙

皞衍 皇明億萬年之祚其以明年戊申為弘治元年

武宗毅皇帝 孝宗長子初立為皇太子弘治十八年乙丑五月乙

酉孝宗不豫初六日庚寅昧爽司禮監太監戴儀出左掖門急宣內

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

著黃色便服坐榻中面南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

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

先生每相見時心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

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疆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

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答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几天

帝王繼統

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皆至羅跪榻外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捧筆硯戴儀就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書輔他做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也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辛卯孝宗崩壬寅皇太子卽皇帝位詔曰惟我皇明誕受天命爲天下民物主祖宗列聖鴻規大訓傳在子孫皇考嗣統十有八年深仁至德覃被海內治化之盛在古罕聞間復憫念民窮勵精新政訪求利弊方將大有興革綸音未布遽至彌留叩地顙天無所逮及天下之慟矧予一人比有親承遺命謂主器不可久虛而宗親文武羣臣軍民耆老累箋勸進拒之至再情益懇切謹以是月十八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顧國家創造之難眇躬負荷之重惟正道是遵惟古訓成憲是守其以明年丙寅爲正德元年

弘治十八年_{乙丑}夏五月帝不豫庚寅顧命輔臣辛卯帝崩於乾清宮壬寅皇太子卽皇帝位

世宗肅皇帝 憲宗孫憲宗第二子封興王之國安陸生世宗爲長子興王薨謚曰獻世宗未嗣正德十六年辛巳三月丙寅武宗崩於豹房無嗣慈壽皇太后秘未發喪定議迎取世宗入繼大統爲武宗遺詔曰朕以菲薄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矣圖治惟勤化理未洽深惟有孤先帝付託今忽遭疾彌留殆弗能興夫死生常理古今所不免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吾雖棄世亦復奚憾焉皇考孝

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其諱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
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與内外文武
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内外文武羣臣其協
心輔理凡一應事務率依祖宗舊制用副予志丁卯司禮太監章彬
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皇親邵蕙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
澄賚奉詔諭金符趨安陸藩府奉迎戊寅至安陸州世宗候迎府外
至承運殿行禮開讀畢世宗陞座藩府及安陸州衛官侍班乃進金
符世宗親受之遣迎官遂行朝見禮賞賚有差四月壬午世宗辭興
獻王寢墓既拜慟哭從官莫不感泣癸未車駕發安陸世宗不忍遽
離聖母嗚咽涕泣聖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慎無輕言世宗對曰
謹受教駕行安陸民人老幼攀戀屢從内臣張佐戴永長史袁宗梟
指揮駱安等凡四十餘人所過約束不擾至河南渡河有父老操舟
者曰昔我聖天子初生之年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當時謂黃河清
聖人出今果然矣時大學士楊廷和主議欲以世宗爲孝宗嗣繼宗
統令儀制郎中余才具儀請世宗至京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次日
文武百官于文華殿朝畢三上箋勸請卽位候令旨俞允擇日具儀
壬寅駕至良鄉覽禮部具儀謂袁宗梟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爲
皇子此所具儀何謂也癸卯駕至京城外御行殿楊廷和請由東安
門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
中登極詔曰朕承皇天之眷命賴列聖之洪休奉慈壽皇太后之懿
旨皇兄大行皇帝之遺詔屬以倫序入奉宗祧内外文武羣臣及耆
老軍民合辭勸進至于再三辭拒弗獲謹於四月二十二日祇告天

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深思付託之重實切兢業之懷惟我皇兄大
 行皇帝運撫盈成業承熙洽勵精雖切化理未孚中遭權奸曲為蒙
 蔽潛弄政柄大播凶威朕昔在藩邸之時已知非皇兄之意茲欲興
 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事皆率由乎舊章亦以敬承夫先志自惟涼
 德方在冲年尚賴親賢共圖新治其以明年為嘉靖元年丙午遣太
 監秦文詣藩府奉迎聖母尊聖母為皇太后及追尊與獻王
 為睿宗獻皇帝詳大禮類尊親

正德十六年春三月丙寅帝崩于豹房遺詔迎取興獻王長子厚
諱某嗣皇帝位夏四月癸卯帝至自安陸遂即位

穆宗莊皇帝 世宗子初封裕王未出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冬世宗

不豫修玄西內十二月庚子世宗疾大漸命內侍奉駕還乾清宮下
 遺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長久累

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奉列聖之家法近承皇考之
 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
 乘機誑惑禱祈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
 成憲益負初心邇者天啓朕衷方圖改轍而遽嬰疾疾補過無由每
 一追思惟增愧恨益愆成美端仗後賢皇子裕王載諱仁孝天植睿
 智夙成宜上遵祖訓下順羣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
 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詳大禮類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兼善為孝
 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為忠尚體至懷用欽末命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當時此詔比之輪臺之悔然是執政所為自與漢武不同壬子皇子裕王即皇帝位詔曰惟我祖
 宗聖聖相承至治鴻功超越千古暨我皇考大行皇帝以經文緯武
 之德建安內攘外之勳增光先朝垂庇後世方幸永賴遽爾上賓特

屢憑几之言屬以神器之重朕孳孳在疚本不忍聞而文武羣臣下
 及耆老軍民合詞勸進至於再三辭拒弗獲乃遵遺詔以是月二十
 六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為隆慶元年仰惟末命
 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俛焉自省豈所能勝然而先志不可不承
 聖訓不可不奉是用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期衍舊恩適弘新化

此詔與前遺詔相應
 潤色語似非絲綸體

今上

穆宗長子初立為皇太子隆慶六年壬申五月二十

五日巳酉穆宗大漸名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
 拱等疾趨至宮穆宗倚坐御榻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
 於左拱等跪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方今六年偶得此
 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

遵守祖制保圖皇圖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感痛哭叩首而出

自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范守已紀云是時上疾已急口雖不能言而熟視諸臣領之屬託甚

至云庚戌穆宗崩翌日發喪頒遺詔六月初十日

今上即皇帝位詔曰我國家光啓鴻圖傳緒萬世祖宗列聖創守一
 心二百餘年重熙累洽我皇考大行皇帝明哲作則恭儉守文虛已
 用賢勵精圖治益臨御六載而天下晏如四夷來賓兆人蒙福方燕
 貽之永賴遽龍馭之上賓顧命眇躬屬以神器朕方孳孳在疚不忍
 遽聞而文武羣臣及軍民耆老人等合辭勸進至于再三辭拒弗獲
 乃遵遺詔俯順輿情於六月初十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
 朕以涼德方在冲年惟上帝之眷命孔殷祖宗之基業至重兢兢夙
 夜懼不克堪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爰及萬方黎庶乃有嘉休其

以明年為萬曆元年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一十一

繼統類十

閏位嗣業一

三國篇

魏主嗣立章

文帝不魏王操長子也漢建安丁酉十二月操立不為太子庚子正月魏王操卒于洛陽是時不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祕乃發喪鄢陵侯彰操第二子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不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柰何效匹夫孝也不良久乃止曰卿言是

也時羣臣初聞操喪相聚哭無復行列乎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乎懿之弟也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十月魏王不篡漢即皇帝位

明帝叡文帝長子丙午五月文帝疾篤立叡為太子召曹真陳羣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丁巳文帝崩太子即位綱目書魏主不卒闕太子叡立恒詞不錄

廢帝齊王芳明帝養子乙卯八月立為齊王庚申正月明帝疾篤立芳為太子司馬懿與曹爽受顧命輔政明帝尋崩太子即位年八歲七月帝始親臨朝公卿奏事癸亥正月帝加元服甲戌九月為司馬

師所廢詳創業類帝王開基

後廢帝魏文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甲子封郟縣高貴鄉公甲

戌九月司馬師廢帝芳為齊王立彭城王據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永絕嗣

乎高貴鄉公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太后謂明帝絕嗣蓋謂以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也於禮小宗有後太宗之義其詳議之西嫡為大宗支子

小宗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髦於元城時魏王公皆錄置鄴故出髦而就元城迎之髦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

文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太后欲立高貴鄉公必見其小時意氣異

於諸王子故欲立之豈知祿去帝室而終無益乎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十月癸丑髦至玄武館鄴道元曰魏氏立玄武館於芒垂蓋館在芒山之尾其地直洛城北羣臣奏請舍前殿玄武館之前殿也

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髦不聽庚寅髦入于

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髦下輿答拜僨者請曰儀不拜儀贊道者

者謂於儀不當答拜也髦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

入髦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言唯天子可乘輿入止車門吾方

也以余觀高貴鄉公蓋小慧而知書故能為被徵未知如何不可以天子自居

若以為習於禮則余以為猶魯昭公也此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

后其日即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謂公之足與有為

之手嗚呼余觀漢文帝入立之後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

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周勃陳平未虛東牟雖有大功其權去矣夫然

後能自固魏朝百官皆欣欣者果何所見邪

綱目漢後主延熙十七年甲戌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

遷之河內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元帝與初名璜武帝孫燕王宇之子戊寅封安次縣常道鄉公庚辰

五月司馬昭弒帝髦廢為庶人使中護軍司馬炎迎常道鄉公璜於

鄴以為明帝嗣六月癸丑太后詔璜更名奐甲寅奐入洛陽是日即

位年十五

綱目漢景耀三年庚辰春正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關夏六月

魏王奐立

劉氏曰於是昭迎立奐不書迎立何罪奐也國君新弒奐立不

討賊則與平時矣時天改以恒辭書之然則魏主濬曷為書濬

立濬嫡孫也立而討賊則奐嫌于立矣

吳主嗣立章

廢帝亮大帝權少子也赤烏庚午冬大帝廢太子和而立亮為太子

壬申三月大帝寢疾召六將軍諸葛恪中書令孫弘會稽太守滕胤

...

及將軍呂據侍中孫竣入臥內屬以後事四月大帝姐孫弘祕不發
喪欲矯詔誅恪孫竣以其謀告恪恪殺之乃發喪太子亮即位時年
十歲綱目吳主權卒太子亮立

景帝休大帝第六子壬申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大帝姐休弟
亮立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
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戊寅九月孫綝廢亮
為會稽王典軍施正勸綝迎立休綝從之己未綝使宗正楷與中書
郎董朝迎休於會稽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
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午琅邪王休行至曲阿有老公遮休叩頭
曰事久變生天下嗚嗚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綝
以休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選曹
郎虞汜責之綝不懌而止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
迎休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御座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任使
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
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
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
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即位
末帝皓大帝孫故太子和之子也景帝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甲
申七月景帝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靈出拜
之把興臂指靈以託之癸未景帝姐羣臣尊朱皇后為皇太后以蜀
初亾交趾攜叛國內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皓
相善稱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

言之於興左將軍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貶朱太后為景王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母何氏為太后

綱目甲申

魏咸熙元吳元興元

秋七月吳主休俎烏程侯皓立

南朝篇

宋主嗣立章

少帝義符武帝裕長子也庚申裕篡晉稱帝立義符為皇太子壬戌五月武帝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徐羨之傳亮當無異齒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美之等同被顧命癸亥武帝姐太子即位年十七

綱目宋主裕姐太子義符立

太祖文皇帝義隆武帝裕第三子也庚戌五月裕以太尉拒盧循于

石頭義隆始四歲使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乙卯封彭城郡公丁巳春裕伐秦至彭城將發板授義隆為冠軍將軍留鎮彭城晉詔加授使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戊午正月裕滅秦還至彭城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義隆鎮洛陽張邵以為世子不宜出外乃更以義隆為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廣平揚州之義成松滋四郡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庚申春裕稱帝立義隆為宜都王食邑三千戶進督北秦並前七州進號鎮西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湘州是歲入朝壬戌武帝姐義符嗣立游戲無道甲子正月司空徐羨之等密謀廢少帝而次立者雁在廬陵王義真義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顏延之欵密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裁量不盡與義真數有不平之言乃因義真與少帝有隙先奏列其罪

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四月徐美之等召檀道濟及王弘入朝以廢
立之謀告之五月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美之等繼其後入自雲
龍門少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扶少帝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
衛送故太子官侍中程道惠勸美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美
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璠乃稱皇太后令數少帝過
惡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六月
癸丑美之等使邢安泰弒少帝于昌門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
義隆于江陵美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廢陵王義真於新安美之等以
荊州地重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謝晦為荊州刺史七
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
表進璽綬儀物甚盛表曰臣聞否泰相革數窮則變天道所以不誦

下世所以靈長乃者運距陵夷王室艱晦九服之命靡所適歸
之業將墜于地賴基厚德深人神同獎社稷以寧有生獲又伏惟陛
下君德自然聖明在御孝悌著於家邦風猷宣於蕃牧是以徵祥雜
沓符瑞燿輝宗廟神靈乃睠西顧萬邦黎獻望景託生臣等忝荷朝
列豫克將命復集休明之運再覩太平之業行臺正心瞻望城闕不
勝喜■澡之情謹詣門拜表以聞義隆時年十八下教曰皇運艱
弊數鍾屯夷仰惟崇基感尋國故永慕厥躬悲慨交集賴七百祚永
股肱忠賢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
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並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
勿為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官省義隆皆不許教
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內見刑原逋責州荊州府都督府國直都國綱紀上佑祿屬也諸將佐

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為疑勸義隆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傳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嚴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始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心義隆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義隆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義隆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克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荊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

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

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

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不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義隆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處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義隆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義隆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連旬八月丙申義隆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亮固知其不免矣丁酉義隆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壘綬義隆辭讓數四乃受之即位於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

綱目甲子

宋景平元
元嘉元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

營陽王遷于吳六月殺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八月宋主義隆立

元凶邵文帝太子癸巳二月弑文帝而自立

世祖孝武皇帝駿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丙子秋封武陵王食邑千戶

時生七年矣巳卯拜都督湘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領石頭

戍事庚辰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並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

猶戍石頭甲申加督秦州進號撫軍將軍乙酉正月徙都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荆州六郡諸軍事雍州刺史自晉氏江左以來襄陽未有

皇子重鎮者文帝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七月駿將之鎮時緣

沔諸蠻猶為寇水陸梗礙駿分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皮

之戊子四月改授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

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北鎮彭城尋領兗州刺史始興王濬為南兗州

駿解督南兗庚午春魏主圍陳憲於懸瓠遣兵北屯汝陽文帝遣間

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騎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垣

謙之等直趨汝陽擊走魏兵魏人偵知無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退

走泰之等俱死四月駿降號鎮軍將軍七月大舉伐魏諸軍徑造許

洛駿勒所部應之王玄謨等進圍滑臺十月魏主引兵救滑臺玄謨

敗走十一月魏主至鄒山使楚王建進屯蕭城步尼公進屯留城駿

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為魏所敗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

時江夏王義恭領兵頓彭城欲棄城南歸駿不可義恭乃止魏主攻

彭城不克引兵南下至瓜步山辛卯正月掠居民焚廬舍而去魏師

過彭城善恭懼不敢擊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降駿為北
中郎將進督南兗州刺史當鎮山陽尋遷都督江州荊州之江夏豫
州之西陽晉熙新蔡四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壬辰十月西
陽五水羣蠻反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詔沈慶之督江豫荆雍
四州兵討之癸巳正月詔王總統諸軍討西陽蠻軍于五洲駿素無
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文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以其
謀告濬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密謀為逆帥兵入宮弑帝
於寢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吞受經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
自建康至五州具言太子弑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宣劭弑逆之沈
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言其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
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邵密與沈

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未見駿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御
書示駿駿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
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節
命內外勒兵旬日之間內外整辨人以為神兵庚寅駿戒嚴誓眾以
沈慶之領府司馬柳元景宗慤領中兵朱修之顏竣領錄事兼總內
外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
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于駿乙未駿發西陽丁酉至
尋陽庚子駿命顏竣移檄四方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
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于江陵聞四方兵
起始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居民於北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
內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溢口徐遺寶以荊州

之衆繼之丁未駿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劭以蕭斌為謀主斌
 勸外勸水軍自上次戰不爾則保據梁山當塗縣西南兩山夾大江對峙西曰梁山江夏
 王元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養銳待期坐而
 觀覺割秦南岍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曰
 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劭不聽日日自
 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岍室屋淮內船舫
 悉驅民家度水北秦淮水之北也癸丑駿軍于鵲頭宣城太守王僧達來奔
 駿以為長史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
 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為朝逆順戊午駿
 至南洲降者相屬己未軍于溧州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
 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

使黃延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
 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麾衆力戰邵衆大潰墜淮死者
 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
 爭赴死馬澗澗為之溢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等皆南奔
 丙寅武陵王駿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軍騎南奔戊辰駿軍于新
 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
 遂歸于駿時駿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
 撰卽位儀注己巳駿卽皇帝位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
 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先
 是帝遣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
 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西陵今紹興府蕭山縣西與鎮是也劭遣將軍

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

常州武進縣有奔牛鎮

欽等大敗劭於是緣

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岡方山埭以絕東軍甲戌魯秀募勇士攻大

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是夜劭

閉守六門丹陽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蕭斌自石頭來降

詔斬斌於軍門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

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

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防送軍門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

左右數十人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斬于道及其三子逆黨皆伏誅庚

辰詔曰天步艱難國道用否雖基構永固而氣數時愆朕以眇躬奄

承皇業奉尋曆命鑒寐震懷萬邦風政人治之本感念陵替若攻在

心可分遣大使巡省方俗是日解嚴辛巳車駕知東府甲午謁劭

長寧陵六月丙午還宮

還自謁陵也

綱目癸巳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五

月劭及弟濬皆伏誅

劉氏曰魏主濬宋主駿皆繼故者也魏書濬立此書立駿何濬

嫡孫當立者也駿素無寵書曰宋人立之以見人心之同欲而

與自立者異矣故駿書宋人立或書宋立皆非嫡故也

尹氏曰上書武陵王舉兵討劭者予駿之討賊也繼書宋人立

駿者予宋人之立也人者衆詞也立者宜立也此與春秋書衛

人立晉詞同而義異

前廢帝子業孝武長子也孝武即位立子業為皇太子甲辰正月庚

申孝武帝短遺詔太宰義恭將軍柳元景入居城內事無巨細悉關

二公六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慶之尚書中事悉委僕射類
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謨是日太子卽位年十六

太宗明皇帝或文帝第十一子也戊午八月封淮陽王食邑二千戶
時生十年矣壬辰七月徙封湘東王太子劼弒文帝而自立以或爲
驍騎將軍加給事中孝武帝誅劼卽位以或爲秘書監遷冠軍將軍
南蘭陵下邳二郡太守領石頭戍事甲午徙爲南彭城東海二郡太
守將軍如故鎮京口其年徵爲中護軍乙未遷侍中領遊擊將軍丙
申徙衛尉侍中如故又爲左衛將軍衛尉如故丁酉轉中護軍衛尉
如故戊戌爲都官尚領游擊將軍衛尉如故壬寅遷領軍將軍癸卯
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徐州刺
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未拜復爲領軍將軍侍中

如故甲辰廢帝子業立乙巳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豫司
江四州揚州之宣城諸軍事衛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熟又徙爲都
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
常侍將軍如故未拜復本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被留建康不
遣之鎮子業幼而猖暴及卽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
自恣太后旣薨遂賜法興死諸大臣莫不震懼於是又誅羣公柳元
景等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內外危懼殿省騷然子業畏忌諸
父恐其在外爲患皆拘之殿內湘東王或與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
祐年長子業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前後欲殺者以十數休
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子業又惡晉安王子勛遣
使賜子勛死子勛遂起兵於江州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

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日欲先誅湘東王或然後發初子業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牙爪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或王衣阮佃夫內監王道隆學官令李道兒與直閣將軍柳光世及廢帝左右淳于文祖等謀弒子業子業以立后故假諸王闈人湘東王或左右錢藍生亦在中或使候子業動止是日晡時子業出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僕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子業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子業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或獨在祕書省不被召益畏懼子業素惡主衣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朱幼細鎧主妾產之細鎧將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幼細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子業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卽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子業悉屏侍衛與羣巫綵女射鬼竹林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子業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而走寂之追而弒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曰司徒護軍八座子業雖曰嫡長少稟凶毒不仁不孝著自髻亂孝武柔世屬當辰曆自梓宮在嬪喜容覩然天罰重離歡恣滋其逼以內

外維持忍虐未露而凶慘難抑一旦肆禍遂縱戮上宰矜害輔臣子
鸞兄弟先帝鍾愛舍怨既往枉加屠酷和茂親作托橫相徵討新蔡
公主逼離夫族幽置深宮詭云薨殞襄事甫爾喪禮頓釋昏酣長夜
庶事傾遺朝賢奮勳棄若遺土管絃不輟珍羞備膳晉辱祖考以爲
戲謔行游莫止淫縱無度肆宴園陵規圖發掘誅剪無辜節略婦女
建樹偽豎莫知誰息拜嬪立后慶過恒典宗室密戚遇若婢僕鞭撻
陵辱無復尊卑南平一門特鍾其酷反天滅理顯暴萬端苛罰酷令
終無紀極夏桀殷辛未足以譬闔朝業業人不自保百姓遑遑手足
靡屑行穢禽獸罪盈三千高祖之業將泯七廟之享幾絕吾老疾沈
篤每規禍鳩憂煎漏刻氣命無幾開闢以降所未嘗聞遠近思奮十
室而九衛將軍相東王體自太祖天縱英聖文皇鍾愛寵冠列藩吾

早識神威特兼常禮潛運宏規義士殺袂獨夫既殞惡首
再興宗祐永固人鬼屬心大命允集且勲德高邈大業似歸宜遵漢
晉恭承皇極主者詳舊興以時奉行未亾人餘年不幸嬰此百艱永
尋情事雖存若煩當復奈何當復奈何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
按甚厚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十二月丙寅湘東王卽位詔
曰高祖武皇帝德洞四瀛化綿九服太祖文皇帝以太明定基世祖
孝武皇帝以下武寧亂日月所照梯山航海風雨所均削衽襲帶所
以業固盛漢聲溢隆周子業凶器自天忍悖成性人面獸心見於齟
日反道敗德著自比年其狎侮五常怠棄王正矯誣上天毒流下國
寔開闢所未有書契所未聞再罹過密而無一日之哀齊斬在躬方
深北里之樂虎兕難匣憑河必彰遂誅滅上宰窮豐逆之酷虐害國

輔究孛戮之刑子鸞同生以爲憾殄殪敬猷兄弟以睚眦熾夷徵逼
 義陽將加屠膾陵辱戚藩橫楚妃主奪立左右竊子置儲肆酗于朝
 宣淫于國事穢東陵行汙飛走積疊罔極日月滋深比遂圖犯玄宮
 志窺題奏將肆梟鏡之禍騁商頓之心又欲鳩毒崇憲虐加諸父事
 均官闕聲遍國都鳴梟小豎莫不寵暱朝廷忠誠必加戮挫收掩之
 旨虎結轍掠奪之使白刃相望百僚危氣首領無有全地萬姓崩
 心妻子不復相保所以鬼哭山鳴星鉤血降神器始於馭索景祚危
 於綴旒朕假寢凝憂泣血待旦慮大宋之基於焉而泯武文之業將
 墜于淵賴七廟之靈藉八百之慶巨猾斯殄鴻沴時塞皇綱絕而復
 紐天緯缺而更張猥以恭濟屬承乾上緝三光之重俯所
 業業矜於若履水谷思與億兆同此維新可大赦天下改

綱目乙巳

宋主子業景和元明帝或泰始元

冬十一月宋弒其君子業而立湘東

王彧

劉氏曰稱國以弒君無道也然則或之立孰立之宋立之也弒
 子業者宋也立湘東者亦宋也以是爲人心之所同故書宋

後廢帝昱明帝長子也丙午立爲皇太子壬子四月己亥明帝殂庚
 子太子卽位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甲寅加元服詳世系

順帝準本桂陽王休範之子而明帝以爲己子泰始辛亥封安成王
 食邑三千戶仍拜撫軍將軍置佐史癸丑昱卽位以準爲揚州刺史

甲寅進號車騎將軍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刺史如
 故丙辰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昱在東宮時喜怒垂節

明帝屢赦陳太妃痛捶之及卽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

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京口既
 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鋌矛逢無免者民間擾懼行人殆
 絕鉞椎鋸鑿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
 中領軍蕭道成與王敬則等密謀廢立詳創業類齊篡末章丁巳七月丁亥夜
 昱為楊王夫所弑袖其首以與敬則馳詣道成遂從道成入殿以太
 后令召袁粲褚淵等入會議敬則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
 今日誰敢復動道成正色呵之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
 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安成王
 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
 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

綱目丁巳宋元徽五順帝準昇平元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弑其主昱而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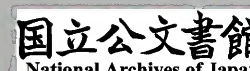
安成王準自為司空錄尚書事

齊主嗣立章

世祖武皇帝願高帝道成長子也己未高帝篡宋立為皇太子壬戌

三月壬戌高帝殂太子即位

前廢帝鬱林王昭業武帝孫文惠太子長懋之長子也癸酉四月文
 惠太子薨立為皇太孫七月武帝不豫詔竟陵王子良申仗入延昌
 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為帳內軍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陳
 顯達鎮樊城武帝慮朝野憂遑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子良日夜在
 內太孫間日參承間日隔一日也戊寅武帝疾亟暫絕氣暫絕而太孫未入
 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
 雲曰道路藉藉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王融字元長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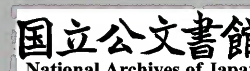


敗也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邪欲為豎
刁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
不得進頃之武帝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
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武帝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
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勅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
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
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昭業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
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眾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
尚書中事職務根本悉委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軍旅之略
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邀沈文季張瓌薛淵等自此以上皆遺詔之詞
昭業之未立也眾皆疑立子良曰語喧騰武陵王暉於眾中大言曰

若立長則應在我武帝弟仔者暉為長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昭業深憑賴之

綱目癸酉齊永明十七年秋七月齊王順俎太孫昭業立以蕭鸞為尚書令

海陵王昭文惠太子第二子也丙寅封臨汝公邑五百戶初為濟
陽太守壬申轉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癸酉進號冠軍
將軍文惠太子薨昭文還都昭業即位以昭文為中軍領兵置佐封
新安王邑二千戶甲戌春為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惠揚州
刺史將軍如故初西昌侯鸞為高帝所愛性儉素所居官名為嚴能
故武帝亦重之武帝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業
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
志也史言子良無事適之志壬午又稱遺詔以鸞為侍中尚書令尋加鎮軍將
軍給班劍二十人昭業性辨慧美容止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之歛



世祖諸伎備奏諸樂卽位十餘日卽收中書郎王融下獄
賜死甲申春鸞將謀廢立引參軍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隋王子隆
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以衍謀先徵其司馬垣歷生及
武陵太守卞白龍爲衛率將軍入旣至續召子隆爲撫軍將軍此時
殺諸王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爲寧朔將軍戍
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昭業淫蕩無節與左右群小共衣
食同臥起朝事大小皆決於鸞鸞數諫爭昭業多不從心思鸞欲除
之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辨且復小
聽蕭謹蕭坦之爲昭業所親信得出入後宮鸞欲有所諫惟遣謹坦
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泆私於昭業左右楊珉鸞遣坦之入奏
誅珉昭業不得已許之鸞又啟誅徐龍駒昭業亦不能違而心益忌

鸞蕭謹蕭坦之見昭業狂縱日甚無復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
鸞勸其廢立陰爲鸞耳目昭業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公
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闈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
不識君鸞忌之使謹坦之說昭業出奉叔爲外援已已以奉叔爲青
州刺史奉叔就昭業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
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
部伍已出鸞與蕭謹稱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啟云奉叔慢朝廷
昭業不獲已可其奏溧陽令杜文謙嘗爲南郡王侍讀前此說綦毋
珍之曰天下事可知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君其密報周奉叔與宿
衛將萬靈會等殺蕭謹卽勒兵入尚書斬蕭令珍之不能用及鸞殺
奉叔並收珍之文謙殺之四月鸞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本號鎮軍
將軍也

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

異語謂外人籍籍口語言鸞等相與

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昭業所親使直殿省昭業與胤謀

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陳說昭業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

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

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

眾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宴宴聞之響應又告丹楊尹徐孝嗣

孝嗣亦從之昭業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

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此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耶官若無

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

未能言有圖鸞等之謀而未能發時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

諶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以二人方自外郡歸各鸞慮事變

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皆聞曹道剛朱隆之等

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

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七月壬辰鸞使蕭諶先入官遇曹道

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

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懼而失其常度也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

之沈文季皆隨其後諶引兵入壽昌閣昭業走出延德殿宿衛將士

素絳服於諶皆不戰昭業行至西弄諶殺之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

鸞既弑昭業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以太后

令追昭業為鬱林王立新安王昭文鸞欲引孫謙為腹心使兼衛尉

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丁酉新安王

卽位詔曰太祖高皇帝英謀光大受命作齊世祖武皇帝宏猷冠世

繼暉下武世宗文皇帝清明懿鑠四海宅心並德漏下泉功昭上象
聲教所覃無思不洽洪基式固紫祚方融而天步多艱運鍾否剝嗣
君安忍暴戾滋多棄備天經悖滅人紀朝野重足遐邇側視民怨神
恫宗祧如綴賴忠謨肅舉霄漢廓清俾三后之業絕而更紐七百之
慶危而復安猥以冲人入纂乾緒載懷馭朽若墜諸淵思與黎元共
綏戩福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公

綱目甲戌

齊主昭業
隆昌元年

春正月齊蕭鸞殺直閣將軍周奉叔秋七月

齊蕭鸞弒其主昭業立新安王昭文自為驃騎大將軍封宣城公
尹氏曰昭業繼統大政悉出於鸞雖云狂暴未嘗殺害朝臣如
宋子業之比鸞有異志幸其昏庸而斃之是時鸞苟自取則亦
已矣又立昭文而輔之然後盡殺高武子孫而自立遂至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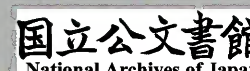
弒逆其惡愈肆其祚愈促綱目詳書之亦足見世道之愈降矣

高宗明皇帝鸞高帝從子始安王道生子也少孤為高帝所養恩過
諸子宋泰豫王子鸞為安吉令有嚴能之名補武陵王左常侍不拜
甲寅為永世令戊午為邵陵王安南記室參軍未拜仍遷寧朔將軍
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尋進號轉國將軍己未高帝篡宋稱帝以鸞為
侍中封西昌侯邑千戶庚申三月丁酉朔以鸞為持節督郢州司州
之義陽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武帝立轉度支
尚書領右軍將軍癸亥遷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纏惟車鸞
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公事混撓販食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白武
帝武帝笑焉轉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武帝甚悅甲子出
為征虜將軍吳興太守丙寅遷中領軍常侍並如故丁卯以鸞為持

節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巴
巴入為尚書右僕射庚午加領衛尉壬申轉左僕射癸酉領右衛將
軍癸亥六月昭業嗣立以鸞為尚書令甲戌七月弒帝昭業而立新
安王昭文自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宣城郡公初鸞有異志兄子
始安王遙光贊成之鸞欲樹置親黨八月以遙光為南郡太守不之
官又以遙欣為兗州刺史鬱林王之廢也都陽王鏘初不知謀及鸞
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鏘每詣鸞鸞常徒履至車後迎
之言急於出迎不暇講履至跟也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
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
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門城門上仗誰敢
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東城謂東府城也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

力既悉度東府海陵王既即位鸞出鎮東府上臺兵力悉割以自隨度通也且慮事不捷意甚猶

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
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齊西鸞遣兵
二千圍鏘第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武帝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
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董僧慧
贊成其謀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遙
之為計遙之馳告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討
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遙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
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襲湓城城局參軍樂
賁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于遙之兄于琳之說
子懋重賂叔業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



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執子懋殺之董僧慧陸超之死焉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充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殺之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為荊州刺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昭秀由是得還建康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欲斬叔業舉兵銳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鈔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十月丁酉解嚴尋陽已定諸藩王已死故解嚴以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鸞謀繼大統效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鸞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鸞胛上有赤誌江祐勸鸞出以示人鸞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

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躬如何可隱

之于洪範禁衛舊臣鸞以此規之其言如此鸞益無所忌矣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又遣

殺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癸卯以蕭遙欣為豫州刺史

遙昌為郢州刺史蕭誕為司州刺史誕誕之兄也史言宣城王用其親黨分據方回昭文在

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鸞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

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司空後將軍丹陽尹右僕射中領軍

八座夫明晦迭來此平代有上靈所以睠命億兆所以歸懷自皇家

淳耀列聖繼軌諸侯官百神受職而殷憂時啓多難荐臻隆昌失

德特奈人鬼非徒四海鮮體乃亦九鼎將移賴天縱英輔大匡社稷

崩基重造墜典再興嗣王幼冲庶政多昧且早嬰疴疾弗克負荷所

以宗正內侮戚藩外叛覘天視地人各有心雖三祖之德在民而七

廟之危行及自非樹以長君鎮以淵器未允天人之望寧息奸宄之謀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識冠生民功高造物符表夙著謳頌有在宜入承寶命式寧祏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昔宣帝中興漢室簡文重延晉祀庶我鴻基於茲永固言念家國感慶載懷且以鸞為太祖第三子癸亥鸞即位

綱目甲戌

齊主昭文延興元

秋九月

齊宣城公鸞殺郟陽王鏘等七人冬

十月齊宣城公鸞自為太傅楊州牧為王齊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十一月齊主鸞弒海陵王

東昏侯寶卷明帝子初立為太子永泰戊寅七月明帝姐太子寶卷即位

和帝寶融明帝第五子也初封南康王為荊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

府州事實卷暴虐庚辰十月殺尚書令蕭懿十一月懿弟雍州刺史衍起兵襄陽寶卷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將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並發荊雍穎胄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暹穎胄與參軍席闡文等定議闡文等曰朝廷狂悖日滋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固不濟矣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喜單車詣穎胄伏兵斬之乃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以蕭衍都督前鋒穎胄都督行留諸軍事衍遂表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胄反司馬夏侯詳移檄建康州數寶卷罪惡辛巳正月南康王稱相國以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發襄陽二月圍郢城三月

南康王寶融即位於江陵改元中興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荊州刺史蕭衍為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封庶人寶卷為

涪陵王

詳創業類
開位梁章

綱目庚申

齊主寶卷
永元二年

冬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荆

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辛巳

齊和帝寶
融中興元

春正月

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為

涪陵王而自立

劉氏曰寶融以衍都督前鋒綱目殊衍於寶融何衍首義也故

穎胄書亦亦者繼事之辭也相國寶融自稱也不書自稱予寶

融也曷為予之寶卷昏狂宜代之者寶融而已及自立於江陵

遙廢寶卷耳曷為書之如恒辭宜廢也故自是寶卷皆書齊涪

陵王此綱目之新例也終綱目一見而已矣

尹氏曰是時寶融在江陵寶卷猶據尊位雖有廢立之詞其實

寶卷初未嘗為寶融所廢也而綱目已如此書之者寶卷嗣虐

罪當廢黜故從而予之若真廢立然者蓋予寶融正所以惡寶

卷也

右齊

梁王嗣立章

太宗簡文皇帝綱高祖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癸未生丙戌

封晉安王辛亥昭明太子薨立綱為皇太子巳巳五月武帝為疾景

所幽憂憤成疾丙辰遂殂景秘不發喪遷殯于昭陽殿迎太子于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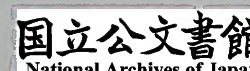
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

外文武皆莫之知辛巳發武帝喪升梓宮于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
帝位詔曰朕以不造夙丁閔凶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慕號躄身
所猥以寡德越居民上瑩瑩在疚罔知所託方賴藩輔社稷用安
謹遵先旨顧命遺澤宜加億兆可大赦天下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
衛

豫章王棟昭明太子孫華容公歡之子也辛未秋八月侯景尚簡文
帝女漂陽公主嬖之妨于政事王偉屢諫景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
因說景除簡文帝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偉因
說以廢立景從之遣彭儁等帥兵入殿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為詔
書以為弟姪爭立弟謂湘東王繹武陵王紀
姪謂河東王譽岳陽王譽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
緒召亂致此宜禪位于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簡文帝書之庚

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時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為食方與配張氏鈕
葵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景廢簡文帝為晉安王幽于
永福省殺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
王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壬戌棟即帝位太尉郭元建曰
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自危必矣景欲迎簡文復位
以棟為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耶乃止

綱目辛未梁大寶二秋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
棟冬十月侯景弑梁主綱廢梁主棟自稱漢帝
世祖元皇帝繹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為荊州刺史壬申二月
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走之繹使人殺棟于建康四月景與王偉
等伏誅十一月繹即位于江陵詳中興類傳
位復興本章



敬皇帝方智世祖第九子也巳巳封興梁侯壬申冬世祖即皇帝位
于江陵封方智為晉安王癸酉出為平南將軍江州刺史

甲戌

梁承聖二

冬魏于謹伐梁入江陵執梁主繹殺之梁王僧辨陳霸先

奉晉安王方智承制

魏于謹克江陵元帝為魏兵所殺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等共
奉晉安王方智為太宰承制

乙亥

梁敬帝紹泰元

春正月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二月

梁王方智立

正月梁王譽稱帝江陵齊王復立貞陽侯淵明為梁主使其上黨
王渙將兵送之二月癸丑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即梁王位

時年十三以王僧辯為中外都督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以梁
為江州刺史張彪為郢州刺史

三月齊人克梁東關

齊王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主僧辯書以為嗣主
冲競不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

貞陽雖為縲臣于齊而貞陽侯則梁

爵也故于僧辨書稱貞陽侯淵明長沙王懿之子武帝兄子故曰猶子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

梁主納于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乙
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

于文祖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
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法和為荆雍等十州都督又以宋蒞為郢

州刺史蒞弟造為湘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巳卯淵明又

與僧辯書僧辯不從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
禦之齊軍司尉瑾儀同三司蕭軌南侵皖城晉州刺史蕭惠以州
降之齊改晉熙爲江州以尉瑾爲刺史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橫
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爲太子

王僧辯遣使奏啟于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于齊以子
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爲質于淵明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
陽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爲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度衛士三千
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庾子遣龍舟法駕迎之淵明與齊
上黨王渙盟于江北辛丑自采石濟江于是梁輿南度齊師比返
僧辯疑齊擬擁楫中流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與

僧辯會于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
丙午卽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方智爲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
霸先爲侍中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
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
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爲乎乃密聚金帛爲賞賜
之計

齊人歸郢州于梁

齊王遣兵救江陵不及遂取梁郢州至是以地遠難守割以予梁
凡梁民亦還之

秋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
會河告齊師至者王僧辯遣人告陳霸先使爲備霸先部分將士

分賜金帛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自帥馬步會之人皆以爲將禦齊師不之怪也安都至石頭比棄州登岸衆隨而入霸先亦自南門入僧辯戰被執霸先殺之九月丙午淵明遜位就出就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十月己酉晉安王卽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仍請稱藩于齊封淵明爲建安公

劉氏曰淵明稱帝矣名淵明何不予其稱帝也僧辯殺不稱官何不予其奉淵明也前書方智立此書立方智宜立之辭也方智則何以宜立繹子也與懿之子異矣故杜龕徐嗣徽輩皆書叛

尹氏曰夫淵明蕭懿之子敗軍之將失地之人其不宜繼承梁統本無可疑齊人不道強脇以威王僧辯懼強鄰之逼自當與霸先輩拜謀協力告以大義拒之境上毋使入國可也夫何謀之不臧旣立方智又立淵明遂使霸先得以藉手反爲篡竊之資豈不深可惜哉

陳主嗣立章

世祖文皇帝禕高祖武帝兄子始興王道譚長子也武帝受禪立爲

臨川郡王以前事詳創業己卯六月丁酉武帝不豫丙午殂時皇子昌在長

安梁元帝徵昌入侍江陵之陷沒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無

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在建康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祕不發喪急召臨川王禕于南皖景歷親與宦者宮人密營歛具文書詔敕依舊宣行侯安都軍還適至南皖與臨川王俱還朝甲寅王至建康入居中書省安都與羣臣定議奉主嗣位

王謙讓不敢當皇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于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皇后出璽王乃下人曰昊天不弔上玄降禍大行皇帝奄捐萬國率土哀號普天如喪窮酷煩冤無所迨及諸孤藐爾反國無期須立長主以寧寓縣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諱體自景皇屬惟猶子建殊功于牧野敷盛業于戡黎納麓時叙之辰負宸乘機之日並佐時雍是同草創祧祏所繫遐邇宅心宜奉太宗嗣膺寶錄使七廟有奉兆民寧晏未亡人假延餘息嬰此百罹尋繹纏綿興言感紉在固讓至于再三羣公卿士固請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奄集邦家大行皇帝背離萬國率土崩心若喪考妣龍圖寶曆眇屬朕躬運鍾擾攘事切機務南面須主西讓禮輕今便式膺景命光宅四海可大赦天下

綱目已卯

東永定三

夏六月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禕立

姚察曰世稱繼體守文宗枝承統得失之間蓋亦鮮矣大抵以奉而勿墜為賢能撓而易之為不肖其有光揚前軌克荷曾構固以少為世祖自初發跡功庸顯著寧亂靜寇首佐大業及國禍奄臻人承寶祚兢兢業業真若馭朽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見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恭儉以禦身勤勞以禦物自昔允文允武之君東征西怨之后賓實之迹可為聯類至于杖聰明用鑒識斯則永平之政前史其論諸

廢帝伯宗文帝嫡長子也立為皇太子丙戌四月文帝不豫間臺閣眾事並委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文帝疾篤奐仲

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瑱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太子伯宗柔弱文帝憂其不能守位謂瑱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項拜伏泣涕固辭文帝又謂仲舉與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介弟之尊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文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于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矣西文帝殂太子卽位于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號靡及五內崩殞朕以寡德嗣膺寶命兢兢在疚懼甚綴旒方賴宰輔匡其不逮可大赦天下

綱目丙戌

陳天
康元

夏四月陳以孔奐爲太子詹事陳主禧殂太子伯

宗立五月陳以安成王瑱爲司徒錄尚書事

司馬公曰孔奐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面辨廷爭以絕覬覦以爲誠耶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柰何于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史臣曰臨海雖繼體之重仁厚懦弱混一是非不驚得喪蓋帝摯漢惠之流也世祖知神器之重諒難負荷深鑒堯旨弗傳寶祚焉

高宗孝宣皇帝瑱武帝兄子初封安成王

高宗頊始興王道譚第二子也武帝平侯景以頊鎮京口梁元帝

徵武帝子姪入侍武帝遣世子昌與頊赴江陵頊累官為直閣將

軍中書侍郎江陵之陷也頊與昌皆沒于長安武帝受禪追封道

譚為始興昭烈王以頊襲封文帝嗣位頊在長安未還頊與高祖

在長安文帝以本宗乏饗始興王二子世祖入篡皇諸而詔徙頊為

安成王以皇子伯茂為始興王以奉道譚祀初武帝屢請世子昌

及頊于周周人許而不遣武帝殂乃遣昌還周人欲以問陳薛安

都自請迎昌濟江中流殞之壬午正月周以頊為柱國大將軍遣

使送之南歸二月頊至建康詔以為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置佐

史尋授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北江五州諸軍事揚州刺

史進號驃騎將軍餘如故癸未加開府儀同三司乙酉遷司空丙

戌三月授尚書令餘並如故四月文帝殂太子即位詳前五月以

安成王頊為司徒驃騎大將軍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丁亥陳光大元春二月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劉仲

舉

初武帝為梁相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歷文帝朝雖位宦不遷而

委甚重與安成王頊及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

中參決眾事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地望權勢

為朝野所屬心忌之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頊于外眾猶豫未

敢先發未宮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又受委東宮乃馳

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頊將出

中記室毛喜馳入見頊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

中記室毛喜馳入見頊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

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臾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卽受制于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項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籌之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郡當輔安社稷願畱中勿疑項乃稱疾召劉師知畱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于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于廢帝廢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出以報項項因囚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廢帝極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于獄中賜死以到仲舉爲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佞並付治不佞少有孝行項雅重之得不死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于項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士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項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若收之恐不卽投首或能爲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閒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項深然之仲舉旣廢歸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除南康內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爲衡廣諸鎮郁每乘小輿衣婦人衣與子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重告其謀反項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并郁送廷尉下詔于獄賜死餘黨一無所問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頃坐謀反誅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牢衛大將軍伯茂廢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項恐扇動內外故以爲

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廢帝遊處

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叛附于周

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啟求
廣州以下朝廷之意司徒項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
兵又目歸于梁以其子玄響爲質五月癸巳項以丹陽尹吳明徹

爲湘州刺史甲午項遣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南

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

即廬陵郡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即宜善縣出澧陵共襲華

皎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以司

空徐度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華皎使者至長安梁王亦上

書言狀且乞師周遣衛公直陸通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

秋七月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

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

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于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

逐爲之用司徒項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日乙

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爲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助之周

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總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

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皎軍于白螺與吳明徹

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畱軍士家屬皎自

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量明徹募

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

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西軍又以艦

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欲趣巴陵巴陵已爲徐度所據度誘執之盡俘其衆并禽梁大將李廣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並伏誅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與陳旣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城于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攻之三十餘日寬拒戰又二月乃擒之奉正月己亥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引水灌之爲梁將馬武吉所敗明徹退保公安

戊子陳光大二冬十一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爲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廢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且曰文皇知子之贖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遠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篡又下令黜伯茂爲温麻侯實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于道殺之車中

己丑陳大建元春正月陳主頊立

正月甲午安成王頊卽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曰夫聖人受命王者中興並由懿德方作元后高祖武皇帝揖拜堯圖經綸禹跡配天之業光辰象而利貞格地之功俾川岳而長遠世祖文皇帝體上聖之姿當下武之運築宮示儉所務唯德定鼎初基厥謀斯在朕以寡薄才非聖賢夙荷前規方傳景祚雖復親承訓誨志守藩維詠季子之高風思城陽之遠託自元儲紹國正位君臨無道非

幾佇聞刑措豈圖王室不造類謀亂階天起艱難將傾寶曆仰惟
嘉命爰集朕躬我心貞確空誓蒼昊而羣辟啟請相誼渭橋文母
尊嚴懸心長樂對揚壘綬非止殷湯之三辭履涉春冬何但代王
之五讓今便肅奉天策欽承介主若據滄溟踰增兢業思所以雲
行雨施品物咸亨當與黔黎普同斯慶改元大建大赦天下
史臣曰世祖知冢嗣仁弱弗可傳于寶位高宗地居姬旦世祖情
存太伯及乎弗愈大事咸悉焉至于纂業萬幾平理命將出師克
淮南之地開拓土宇靜謐封疆享國十餘年志大意逸呂梁覆軍
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

後王叔寶宣帝嫡長子也壬申十一月生于江陵宣帝入長安畱叔
寶于穰城宣帝自長安歸立叔寶為安成世子宣帝即位立為皇太

子壬寅正月乙卯宣帝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帝子
並入侍疾宣帝歿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剡藥刀斫之中項悶絕柳
后來救又斫之叔堅手搯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軍還東府召左右斷
青溪道赦東城因以克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
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
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
奔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為亂兵所殺丁巳太子即位于太極前殿

詔略同廢
帝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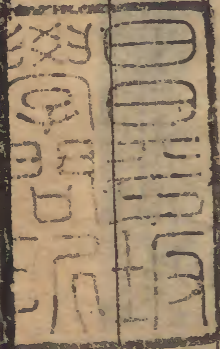
綱目壬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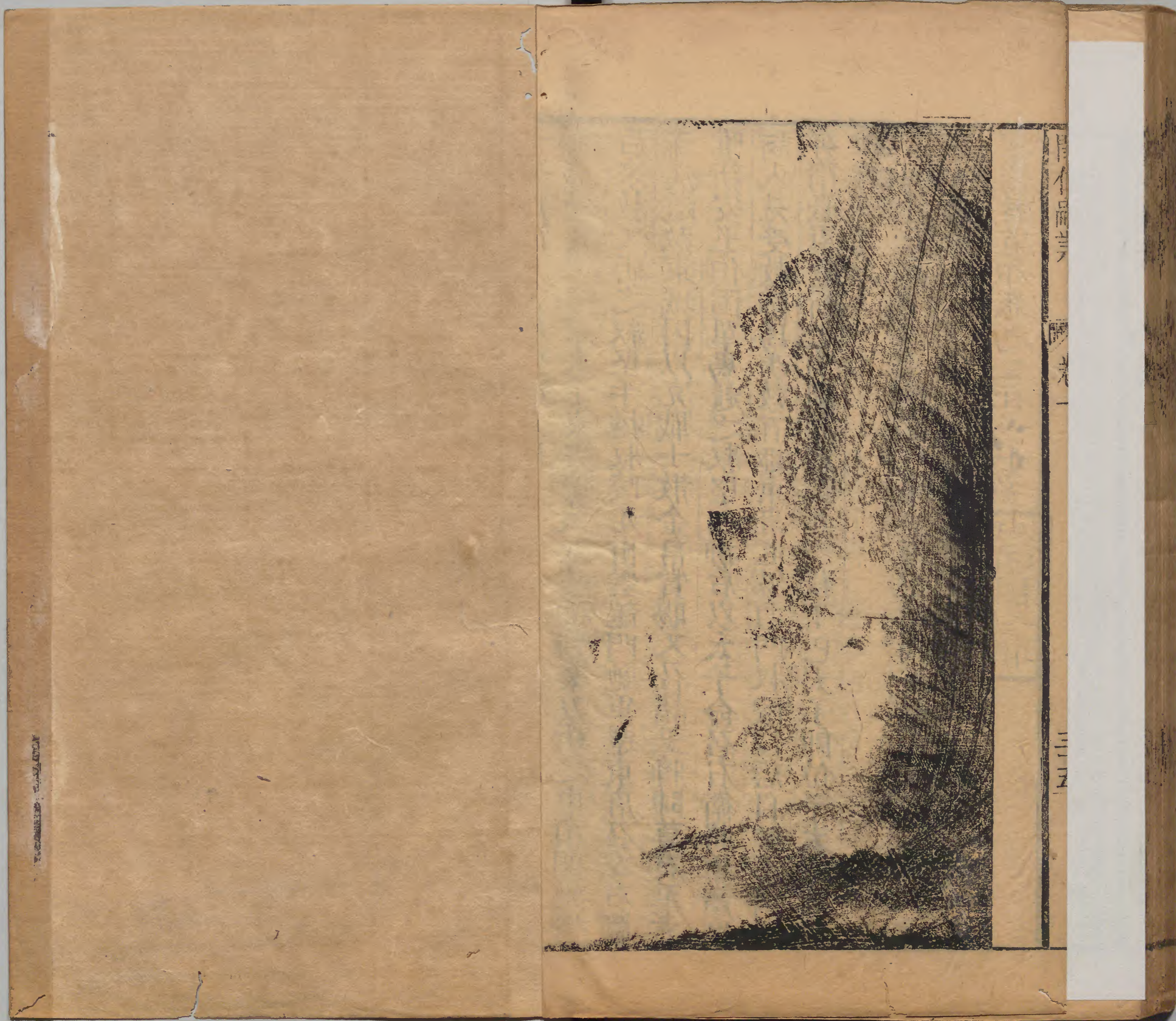
陳大建
十四

春正月陳王項俎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

叔寶立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八十終





日本圖書

卷一

三五

